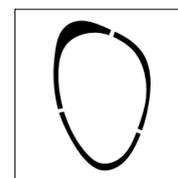


Ch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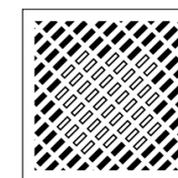
案例 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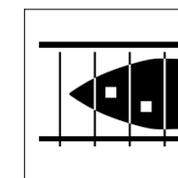
The Diana, Princess of Wales Memorial Fountain
威爾士黛安娜王妃紀念噴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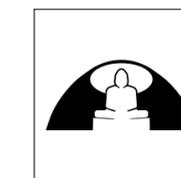
Hofheide Crematorium
Hofheide火葬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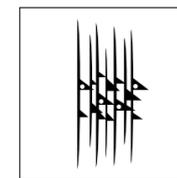
Memorial to the Murdered Jews of Europe
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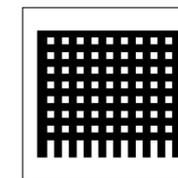
Steineset Memorial
女巫審判案受害者紀念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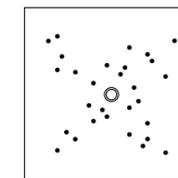
Makomanai Takino Cemetery
Hill of the Buddha
真駒內海野靈園彌陀大佛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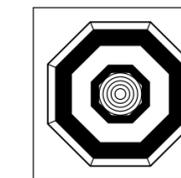
Memorial to the Martyrs of the Deportation
被驅逐烈士紀念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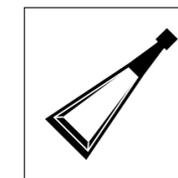
San Cataldo Cemetery
San Cataldo墓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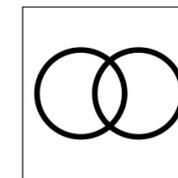
Crematorium Baumschulenweg
Baumschulenweg火葬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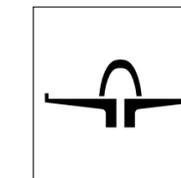
Hasshoden-Charnel House in Ryusenji Temple
龍泉寺八聖殿納骨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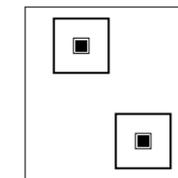
Franklin D. Roosevelt Four Freedoms State Park
羅斯福四大自由紀念公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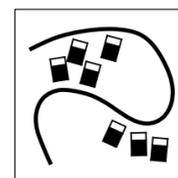
Tomba Brion
Brino家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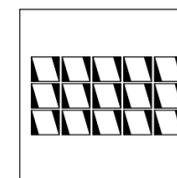
Hiroshima Peace Center and Memorial Park
廣島和平紀念公園原爆紀念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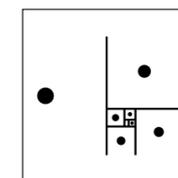
National September 11 Memorial & Museum
911 國家紀念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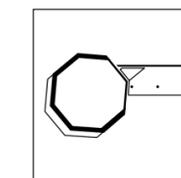
Cemiterio Municipal Fisterra
Finisterre海濱墓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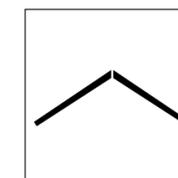
Igualada Cemetery
Igualada 墓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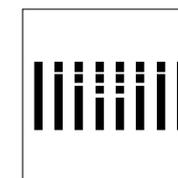
The Danteum
但丁神曲體驗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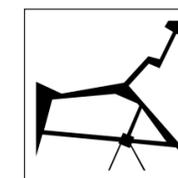
Kaze-no-Oka Crematorium
風之丘火葬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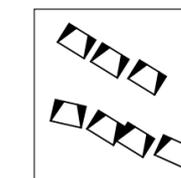
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
越南戰爭紀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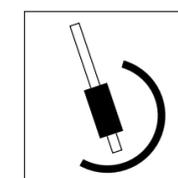
Yad Vashem Children's Holocaust Memorial
Yad Vashem 死難兒童紀念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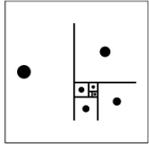
Wenchuan Earthquake Memorial Museum
5-12汶川特大地震紀念館



Cherry Orchard Cemetery Corridor
櫻花陵園納骨廊



Ashwinkumar Crematorium
Ashwinkumar Ghat 火葬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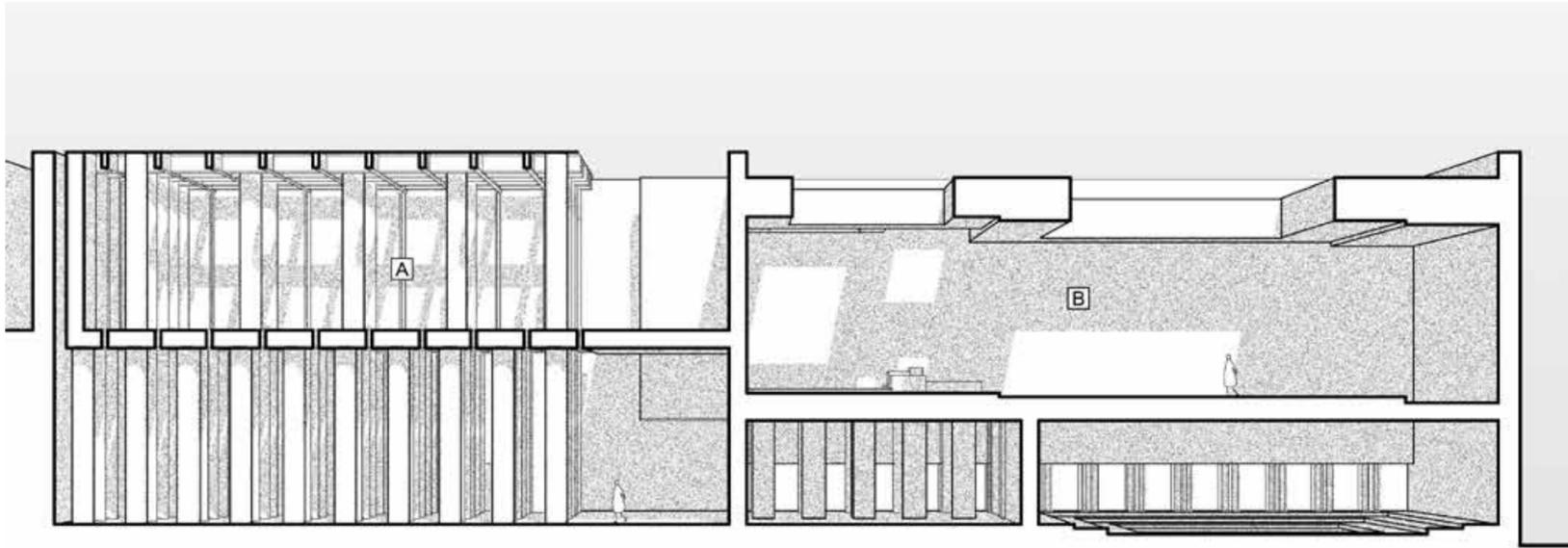


00 | Rome 羅馬 | 1938

The Danteum

但丁神曲體驗館 (紙上建築)

Giuseppe Terragni (朱塞普·特拉尼)



如建築神話般謎一樣的紙上建築，因為它本身就是個謎

1938年在墨索里尼(Mussolini)法西斯政府的要求下，朱塞佩·特拉尼(Giuseppe Terragni)和彼得羅·林格里(Pietro Lingerì)設計了Danteum但丁紀念館，而我在此書中會用神曲體驗館稱呼它。這是一座未建的紀念館，同時也是一座未建的圖書館，原定在羅馬德爾伊姆佩羅大街(Impero)與卡爾大街(Cavour)的交叉口建造，獻給14世紀著名的義大利文藝復興先驅作家但丁(Dante Alighieri)，圍繞他最偉大的代表作品《神曲》(Divine Comedy)為主題，藉由歌頌著名詩人但丁此一建立在羅馬帝國榮耀基礎上的偶像以讚揚偉大的法西斯主義國家。神曲體驗館最後成為了一個強烈羅馬神聖感的政治宣言。

《神曲》被公認是史詩般的經典文學，其傳達的抽象哲學精神象徵了義大利文化精華，而神曲體驗館是我所知近代最早將文學轉化成建築的嘗試。它由一系列紀念性空間組成，由但丁自述從黑暗的迷失森林到地獄、煉獄和天堂的旅程。《神曲》寓意了人穿越層層迷惘與苦難最終上升至真至善境界的歷程，但丁在經歷地獄和煉獄時遇到了許多歷史上著名人物的鬼魂，透過與他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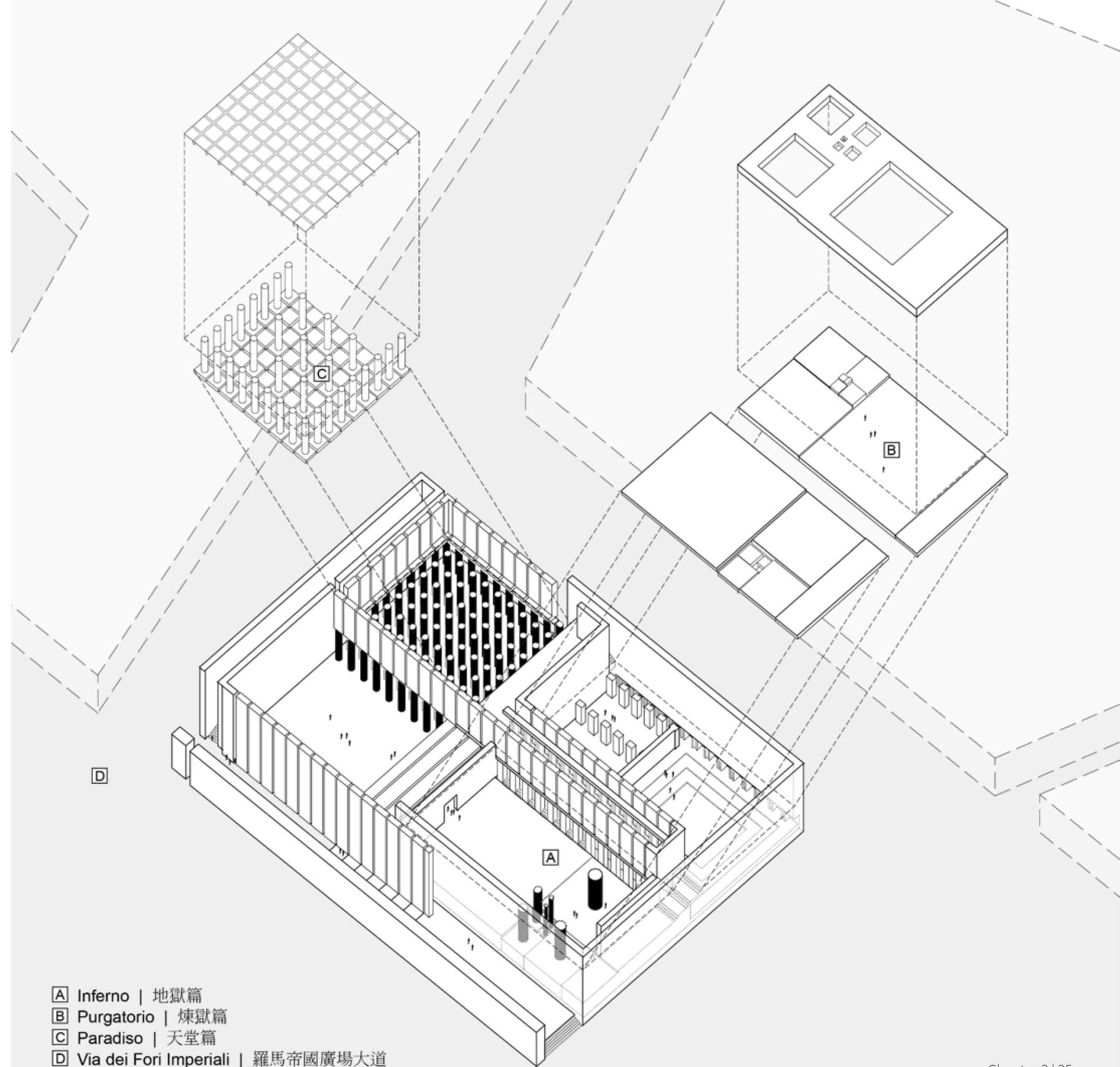
談話記錄了義大利在中世紀各項領域的成就，一部遊記體的微觀歷史。

但丁神曲體驗館是空間如何在沒有明確的、既存的、可依據的建築符號來表達複雜文學的典範，將《神曲》中的文學意境通過建築語言傳達出來。建築真正最有效的語言是透過空間體驗後的心理感悟，特拉尼並沒有嘗試說明《神曲》的故事，而是著眼於文本的形式和結構：全詩的《地獄》《煉獄》和《天堂》三部。神曲的構成圍繞著數字3，因為3代表著在天主教信條中神聖的三位一體。體驗館的空間關係是線性敘事的，空間層層遞進，呼應著層疊的神曲文本結構，從地獄至煉獄最後至天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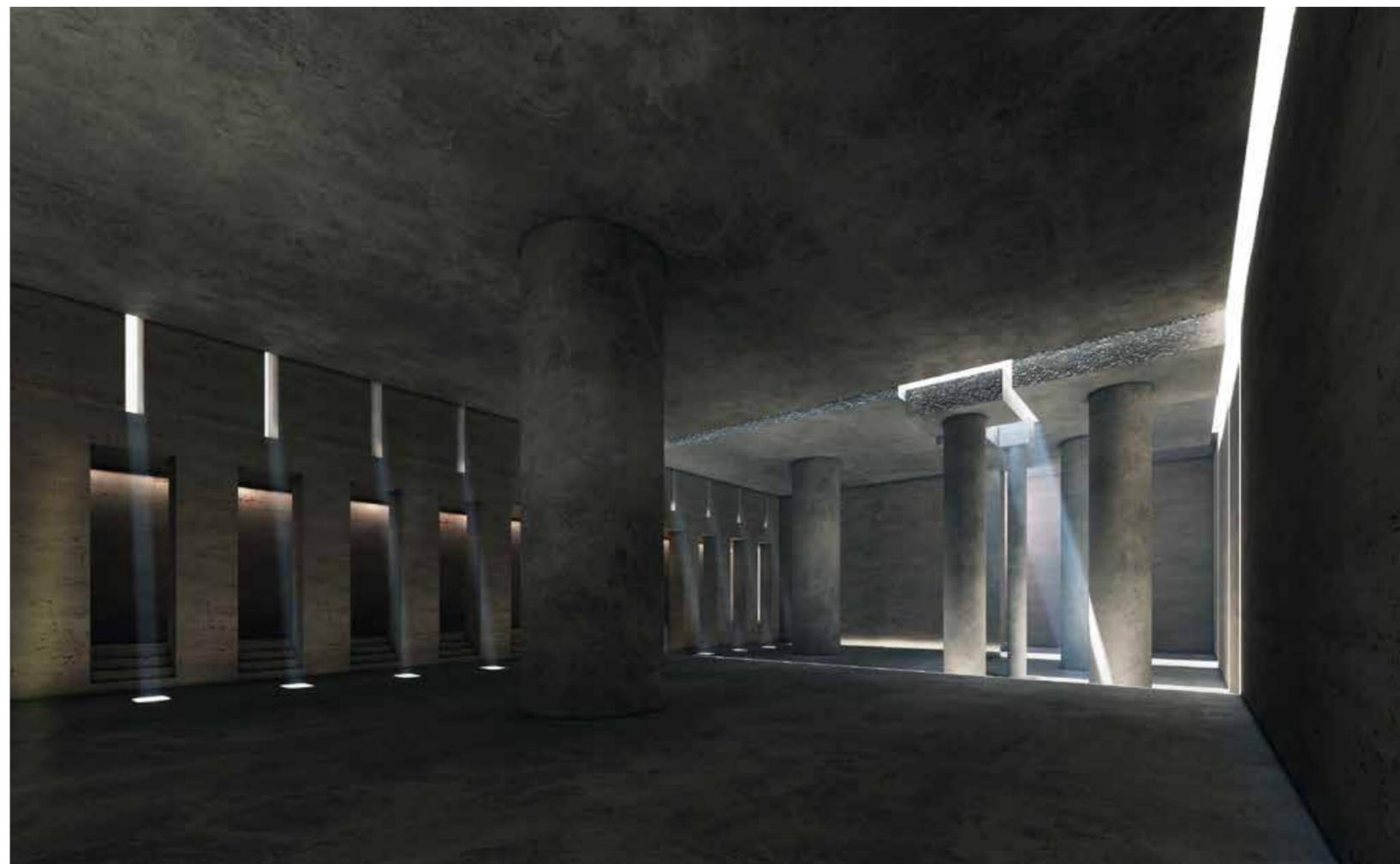
特拉尼摒棄了古典建築的繁雜裝飾，使用多種黃金比例分割、柏拉圖幾何與義大利現代主義的形式來創造神聖空間。進入但丁紀念館時，映入眼簾的是兩面十幾米的高牆，入口必須折返進入到一個狹窄如謎一般的廊道後，進入一個開敞的庭院。入口空間的設計是來訪者脫離館外世俗的場景而進入一個純淨的幾何世界前的一個良好的過渡，也對應著神曲的前言。隨後進到百柱廳，這裡象徵著《神曲》開篇中「迷失的森林」，100根直徑1米、高約7米的石柱呼應著《神曲》的100篇章。

進入一個狹小的門洞後到了代表地獄的空間，這是體驗館中唯一的門洞，上面鐫刻著但丁的詩句：「拋棄所有的希望吧，進入此門的人」(Lasciate ognis speranza, voi che entrate)，這是《神曲》中最著名的短句。地獄的光線極端且晦澀、沉重且壓抑，空間裡7根粗細不一的柱子對應了7種不同的天地板高程。走向煉獄，一個有7個天窗與7種地板高程的無柱空間。隨著光亮程度的逐漸升高，繼續向上通過聖潔路徑走向最後的目的地----天堂。33根玻璃柱陣列撐著一個向天空開敞的屋頂，透過全日光傾洩而下，置身於天堂----仿佛是。空間中的9根玻璃柱隱喻神曲中來到天堂的幸福靈魂，而旅程於此也宣告結束。這三個神聖空間是極度抽象的建築比喻，但留下的意境與心相是具體的三部《神曲》文學主題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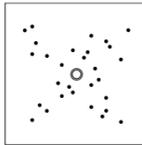
神曲體驗館雖然從未被建出，但在我眼裡它以另一種形式存在於後世諸多的紀念與喪葬空間中。在本書中收錄的幾個火葬場中能見到它的影子，甚至遠遠超越了紀念與喪葬空間的範疇，如Tadao Ando 水之教堂(Water Church)或Peter Zumthor 瓦爾斯溫泉浴場(The Therme Vals)。以文學轉譯建築而言，但丁神曲體驗館可謂空前而純以空間美學與體驗而言，所幸它並無絕後。



- A Inferno | 地獄篇
- B Purgatorio | 煉獄篇
- C Paradiso | 天堂篇
- D Via dei Fori Imperiali | 羅馬帝國廣場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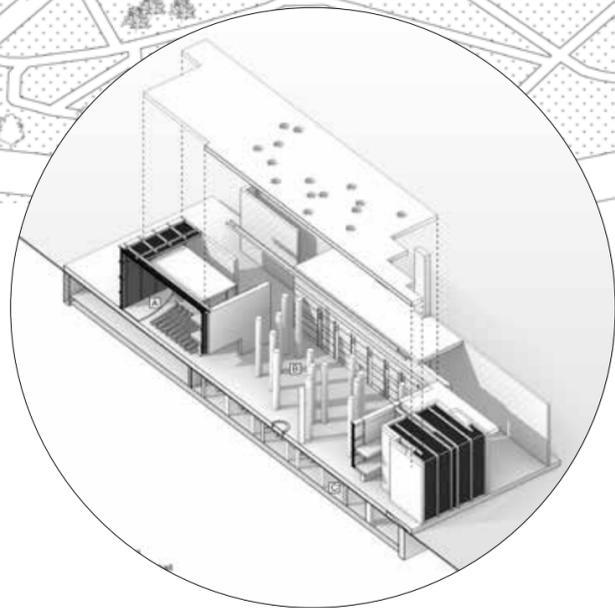




01 | BERLIN, GERMANY 德國柏林 | 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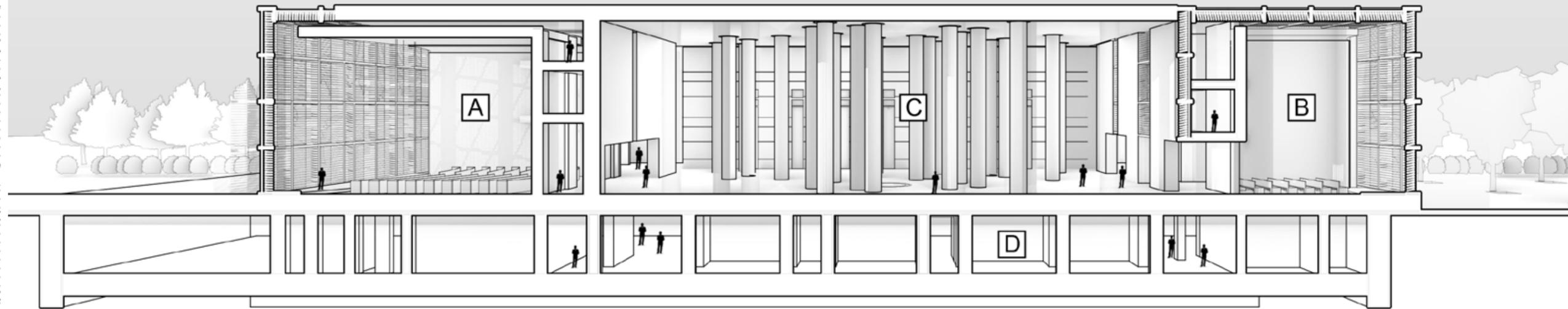
Crematorium Baumschulenweg Baumschulenweg 火葬場

Axel Schultes (阿塞·舒爾茲)+ Charlotte Frank(夏洛特·法蘭克)



這是引起我認知火葬場不只是一個設施，而是現代建築形式呈現往生之間的第一個案子，本案最精彩之處著實令我驚艷，幾年後在一場磯崎新的演講中，我意外知曉它原型於一個未曾實現，謎之一般的案子 - Giuseppe Terragni 所構思的 Danteum 但丁神曲體驗館中的“天堂”

火葬場 Baumschulenweg 是在德國柏林設計和建造的，每年要進行 12,000 次火化。這個 50 米乘 70 米的量體，入地 10 米，出地 10 米，宛如一顆在東柏林城市邊緣密林中的巨石。火葬和葬禮這兩個功能分別在這顆混凝土結構的上下樓層中進行。淺藍色很平靜，這是一種能夠慰藉傷痛者的顏色，同時又和平地將往生者送入行進路線。火葬場設有兩個可容納 50 人的小禮堂和一個可容納 250 人的大禮堂。像是三道被劈開的巨石裂縫，通過三個如鑿出凹進的前庭進入建築物，而這些禮堂都將通往中央的火葬大廳。



這個原型來自但丁神曲體驗館中的“天堂”的中央火葬大廳可容納多達 1,000 人。29 個巨大的混凝土圓柱像樹木一樣，以不規則的排列間隔從地面長起。它們的頂部被圓形天窗的日光冠上發光的柱頭 (Light Capital)。粗糙的混凝土屋頂似乎像半透明的頂篷一樣懸停在此空間上，從那裡它們突破了可直升天際。這片巨大的混凝土森林中央，有一個光滑如鏡的圓形水池，如生命源泉般流水溢出微聲，在這中央大廳裡產生回響，生命的共鳴。

建築師 Axel Schultes, Charlotte Frank 設計了象徵往生者即將去往的地方，使它看起來近於天堂：大廳的空間充斥著日光，彷彿棺材著火時的重現。到處都是烏云密布的樹木和充滿光明的境界，從而帶來了光。離開我們的人完全消失了，已死的靈魂，棺材進入光明的境界，與天空、雲層、樹木齊頭並進 - 天堂已至

Danteum 但丁神曲體驗館中的“地獄”與“天堂”這兩個空間由極度抽象的建築比喻表達：(地獄所謂的零星隨機，或粗或細實際上是依黃金比例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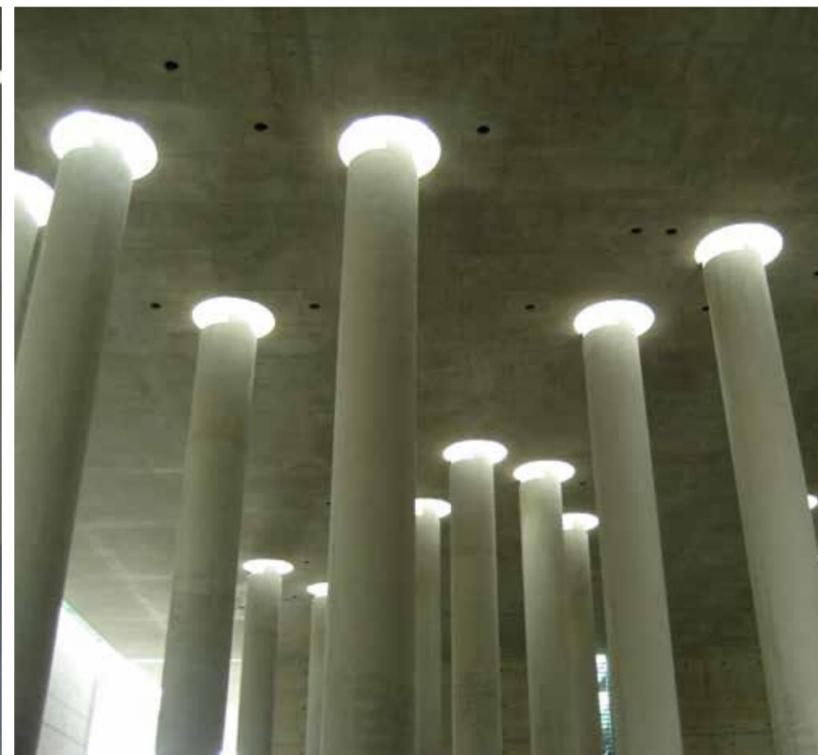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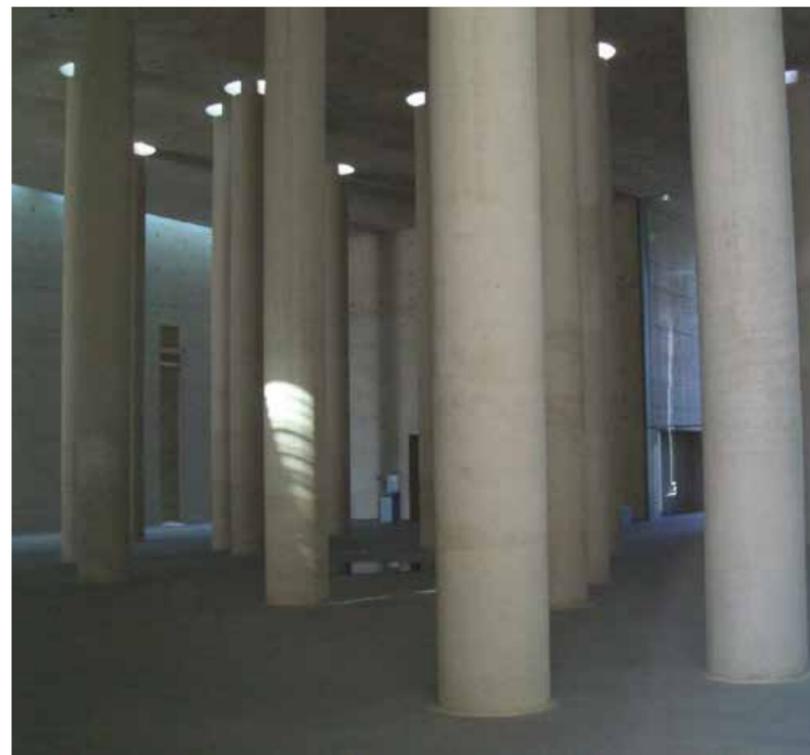
一個空間由零星隨機排列，或粗或細的實心柱體的代表地獄。

(無序與黑暗)

一個空間由充滿規則排列，尺寸均等的發光玻璃柱體的象徵天堂。

(秩序與光明)

或許 Axel Schultes, Charlotte Frank 未曾借鑒 Danteum，但他的設計上實則是 Danteum 天堂與地獄結合，輕亮與沉重合為一體。這座被掏空的，精雕細琢的，象徵對死者永恆紀念的巨石，其絕對幾何清晰度，對材料和光線的控制令人嘆為觀止。這是一座發光的柱與無聲之牆 - 美化死亡本質的建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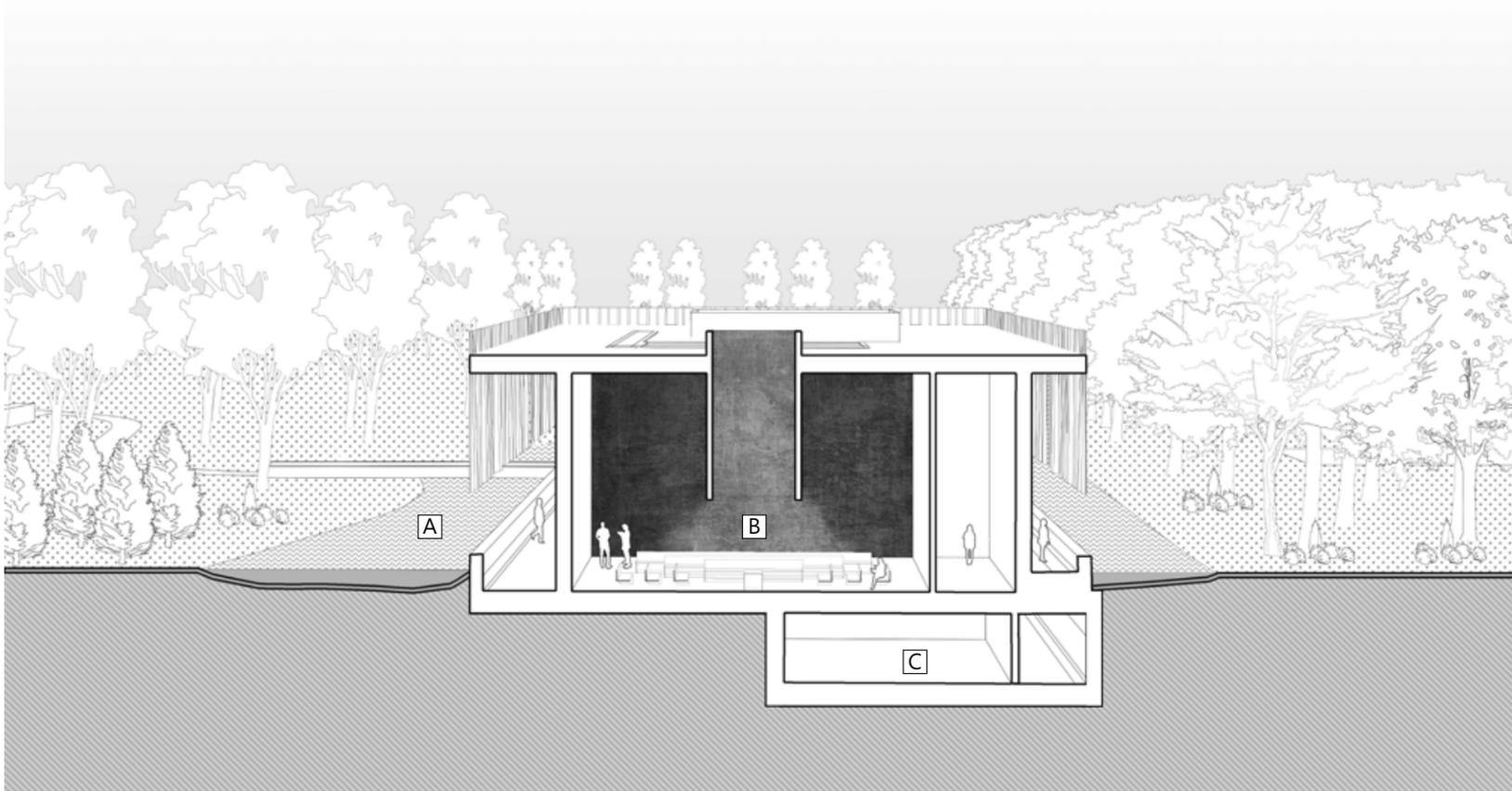




02 | Holsbeek, Belgium 比利時霍夫海德 | 2013

Hofheide Crematorium Hofheide 火葬場

RCR Architectes(Rafael Aranda,Carmen Pigem ,Ramon Vilalta)+
Coussée & Goris Architecten



蕭瑟亦然，塵土亦然
蕭瑟之境中的火葬場，霍夫海德火葬場由比利時建築事務所 Coussée & Goris Architecten 與西班牙的 RCR Architectes 合作 (Rafael Aranda、Carmen Pigem 和 Ramon Vilalta)。廣闊平原上蕭瑟樹林中的沼澤，為此背景增添的一抹空寂，火葬場與景觀一體的比喻是整個設計的主要載體（即使建築上沒有任何綠化與植物）。建築師數地上將火葬場放置在這片沼澤的水域上，水平向的連結自然景觀，建築隱身沼澤樹林間。

火葬場的大小為 130 x 22 米，沿一條直線指向 36 公頃土地的中央沼澤，就像漂浮在水面上的石棺。建築在景觀中的位置構成了沉思的邀請，穿過漸漸沒入沼澤地公園的步道與入口，都給往生者離開的過程提供了暗示感。火葬場以當地富產的鐵礦石沙染色的混凝土澆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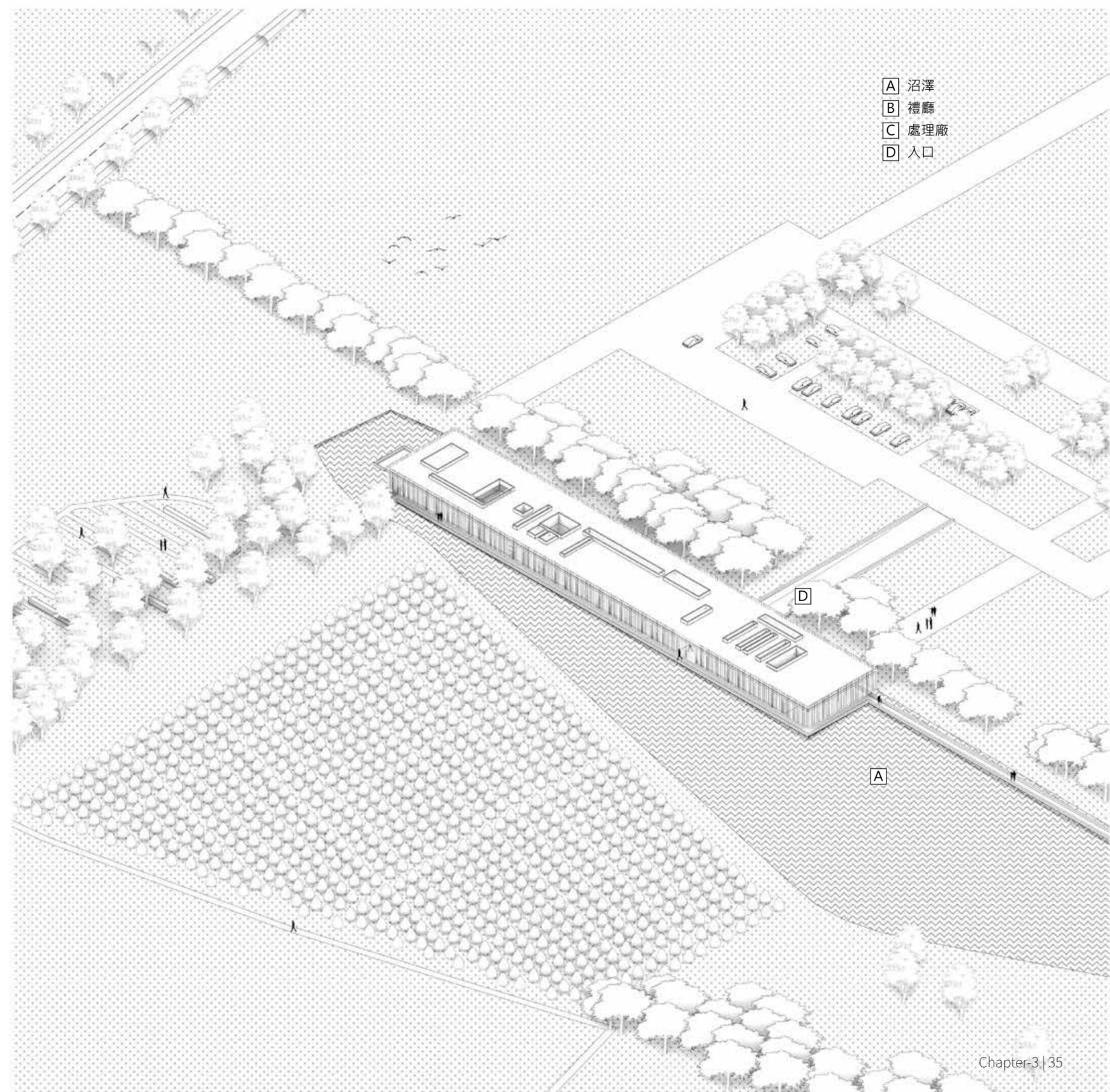
而成，這使火葬場看起來像由地質地層堆疊成形。在混凝土建築立面上懸掛經過扭曲的扁平鋼板，為量體呈現如在蕭瑟樹林間穿越時虛實相間的體驗，使建築成為樹林的一部分，結合室外走廊，與光和水建立了聯繫。沼澤不僅圍塑烘托了火葬場的建築場域，同時也形成後方兩個墓地的過渡空間。建築師更將沼澤納入火葬場的能源運作系統，收集而來的雨水被用於衛生設施，而多餘的水將被收集在建築物周圍的池塘中。如同生命的循環一般，灰水將在處理廠中淨化重新引入池塘中。冬季和夏季，地面空氣的熱交換系統對引入的空氣進行了預處理，由從焚化爐的燃燒氣體中回收熱量來加熱建築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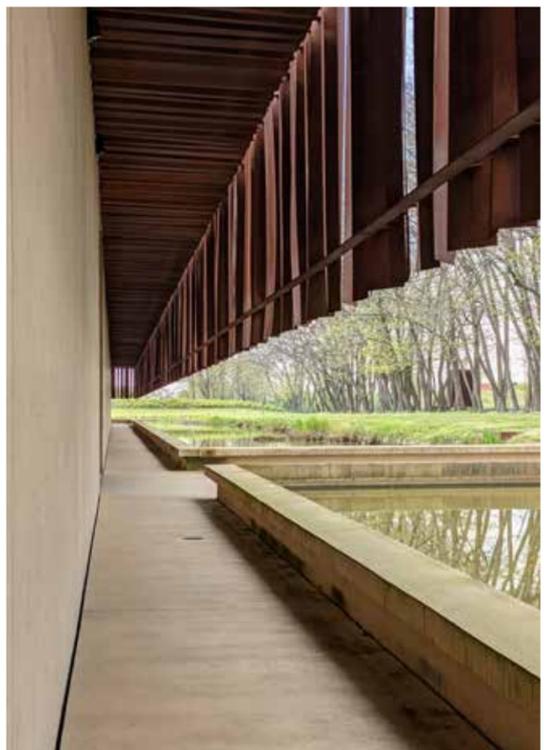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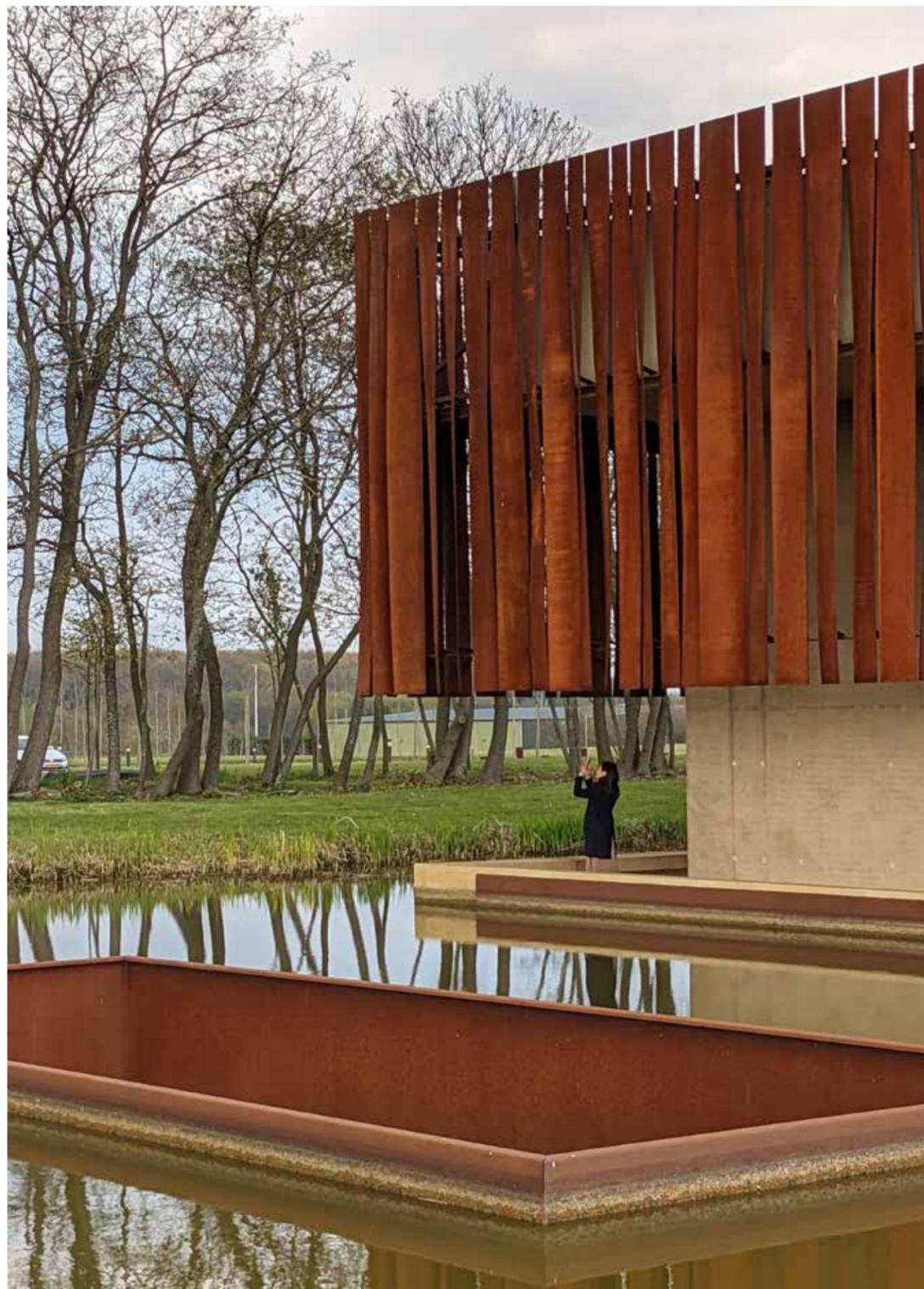
火葬場內的三個部分，即禮儀和行政空間、火化室和茶點區域，在一個鋼結構的大屋頂下結合在一起，組織了葬禮、火葬、家庭聚會等全部過程。略微下降的室內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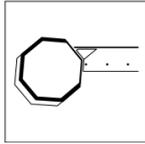
廊將來賓帶到了大小的禮廳。在大型禮廳裡，參觀者坐在一排排長椅上，就像在天頂燈下的古典羅馬大教堂。小型禮廳中的佈置是同心的，並圍繞居中放置的棺材進行排列。安排的動線順序為了空間的儀式化，隨著親密感和私密性的逐步提高而增加。穿過建築物的體驗光線變化的影響：從戲劇性的垂直天光到幾何天窗，再到由水平縫隙進入的光，加上周圍水域的反射，火葬場表現出強烈的紀念性親密感。

這個建築是人體肉身轉化為灰塵，一個觸及人類生存形式的終極場所。是一個必須能夠在極簡動作、極簡表達中協調時間和空間的場所 – 在蕭瑟中見以 RCR 西班牙式的極簡與樸素。

- A 沼澤
- B 禮廳
- C 處理廠
- D 入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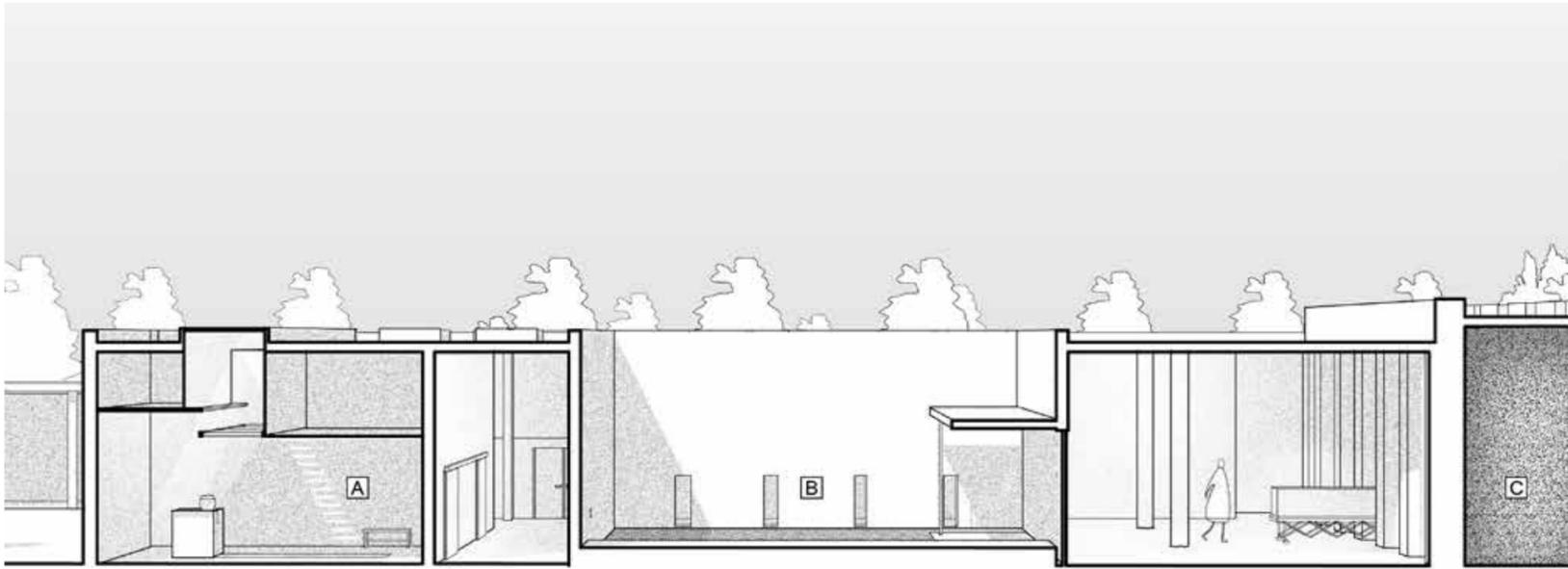


03 | Ōita Prefecture, Japan 日本大分縣 | 1997

風の丘葬斎場 (Kaze-no-Oka Crematorium)

風之丘火葬場

槇文彦 (Fumihiko Maki)



生界與死界的差異性消除·回歸自然的不捨

火葬場是人一生中必去一次，肉體仍以物理形式存於世間的終極場所。1997年槇文彦在日本九州中津市設計的風之丘火葬場可能是近代火葬場最常被討論的案例，至少，是我開始畢業設計時想到要參考的第一個案例。此案中仍能於其中看見但丁神曲體驗館 (Danteum) 影響的與同時建立在日本禪宗哲學基礎上的庭院美學。火葬場與周圍的古墳遺跡公園融為一體，建築物個別都具有不同的幾何形狀和材料 (磚、耐候鋼、混凝土)，猶如碎片般的雕塑立於地表，在地景上如大地藝術。

建築設計精華在強調了禮儀功能空間之間相互拉開一定時間與距離的“過渡空間”。建築物內部的禮儀功能由舉行禮儀的八角形殯儀館、爐前目送告別式的正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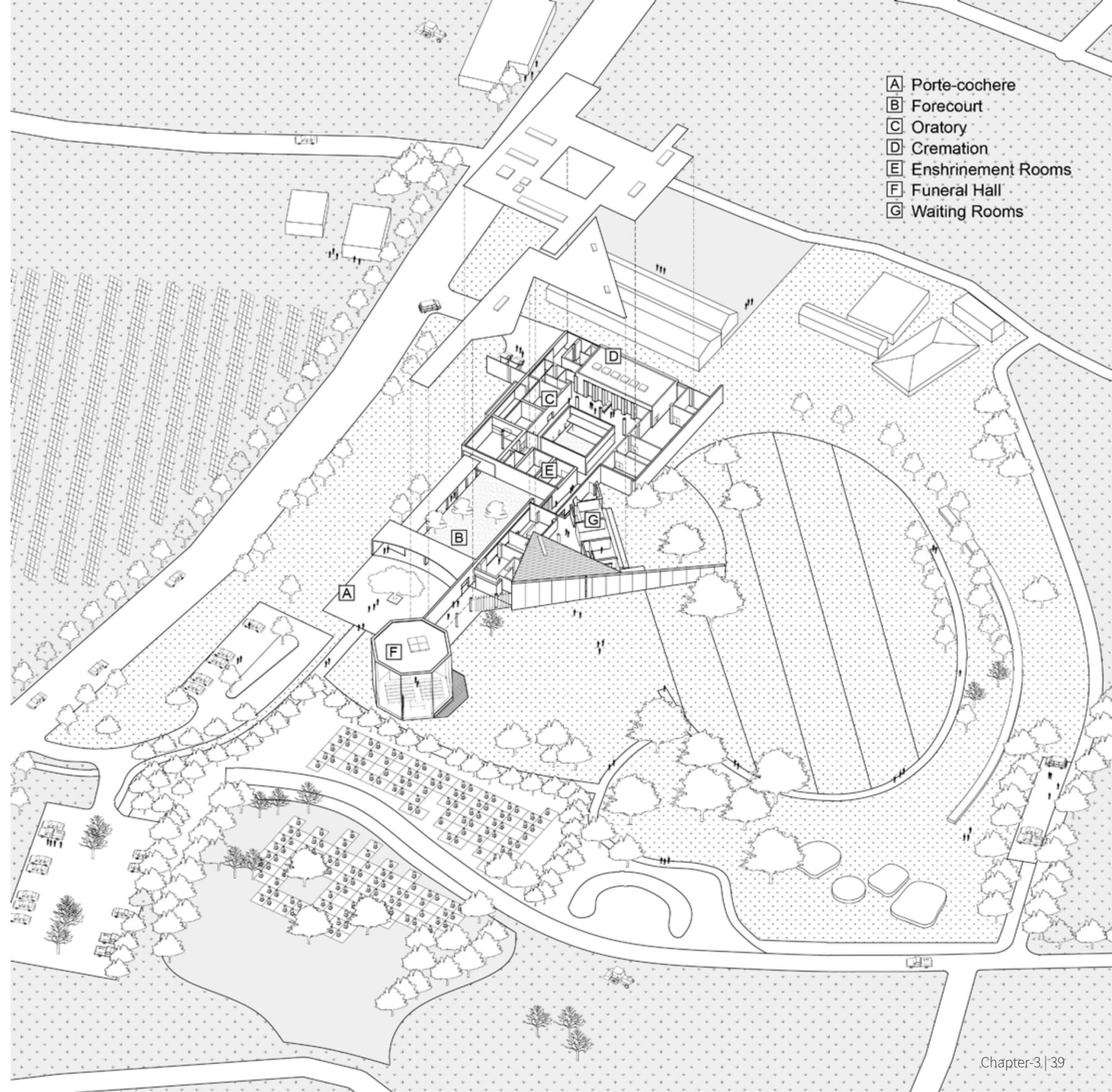
形火化廳，以及火化儀式進行時的三角形等候廳等三部分構成。“過渡空間”允許停頓和反思，三者轉換過程的氛圍營造、動線轉折以及不說自明的視線指引。同時，三者的「若及若離」隱喻即便在此生死告別的場域中，生者與死者仍有某種“看不見但感受得到”的聯繫。

火化廳及迴廊之間的入口大廳，大廳中心柱直衝天窗的設計 - 靈魂之窗，其象徵意義大於構造意義。立柱與天窗的關係從視覺上給人的感受更接近於淨化和神性。從直觀上似乎是引導死者的靈魂破繭而出升至天堂。進入火化廳最先接觸到的空間是告別室，與往生者身體最後告別的地方。進入火化室的通道是一堵厚重的石牆，在微光的暗室中透過簡單的祭拜儀式後將往生者的身體進火化室。進入火化室經過的通道仍是一堵厚重的混凝土牆，幽深之光由細長窗戶洩出。離開火化

區後天光由水池中庭大片落地玻璃傾瀉而來，恍若由冥界返回人間。(這段體驗極似 Danteum) 在等候廳等待火化完成後家屬們會回到火化廳中庭另一側的撿骨室，完成最後撿骨納納罐的儀式後便會轉回有靈魂之窗的入口大廳離開。

畢業設計十幾年後回首望，才意識到家屬等候廳或許才是最重要的空間。情緒的高潮或許確實在推入爐具前的剎那，但只有在這之後的等待才能有心情的轉換與解放。在聽不道與看不見肉體灰化的燃燒中，“等待”才是真正沉靜的時候。槇文彥將等候廳打造成被柔和光線包圍，充滿木質溫暖，可眺望前庭及群山的療癒空間。生者感受到風的律動與自然的無常，被迫憶的死者不是離開，只不過再次回歸了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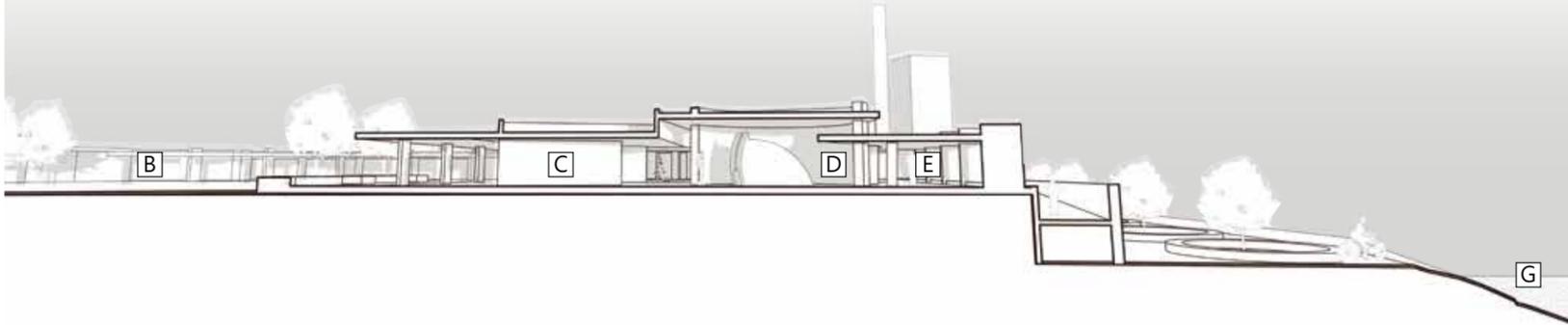
- A Porte-cochere
- B Forecourt
- C Oratory
- D Cremation
- E Enshrinement Rooms
- F Funeral Hall
- G Waiting Rooms







04 | Surat, India 印度蘇拉特 | 2000
Ashwinikumar Crematorium
Ashwinikumar Ghat 火葬場
Matharoo Associates



影響的影子

向柯比意與粗曠主義致敬！縱使此案非柯比意作品，卻是在他在印度所留下影響的影子！

印度教有近 7.5 億信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不同於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印度教沒有統一的實踐體系，宗教習俗往往在社區和地區之間差異很大，但通常大多數印度教徒遵循火葬死者的做法。他們相信火葬是一個即刻的儀式，通過火化身體，靈魂為“解放”做好了準備，是在被釋放或轉世前對身體的象徵性告別。印度教傳統上的火葬場“Smashya Ghat”要滿足某些象徵性的要求：毗鄰水體，例如河流，遠離人群住區並伴隨一座小廟。

Ashwinikumar Ghat 火葬場位於印度西部的大城市蘇拉特 (Surat) 的塔皮河岸上 (Tapi River)。通過一個大的淨空，在城市環境中重新表達火葬場的自明性，平面布局通過所有輔助功能的空間與周圍的建築與道路隔離，火葬場因此變得內聚。平面上安排了可以完成基本火葬儀式的功能，這裡將容納五個焚化爐，並與之的儀式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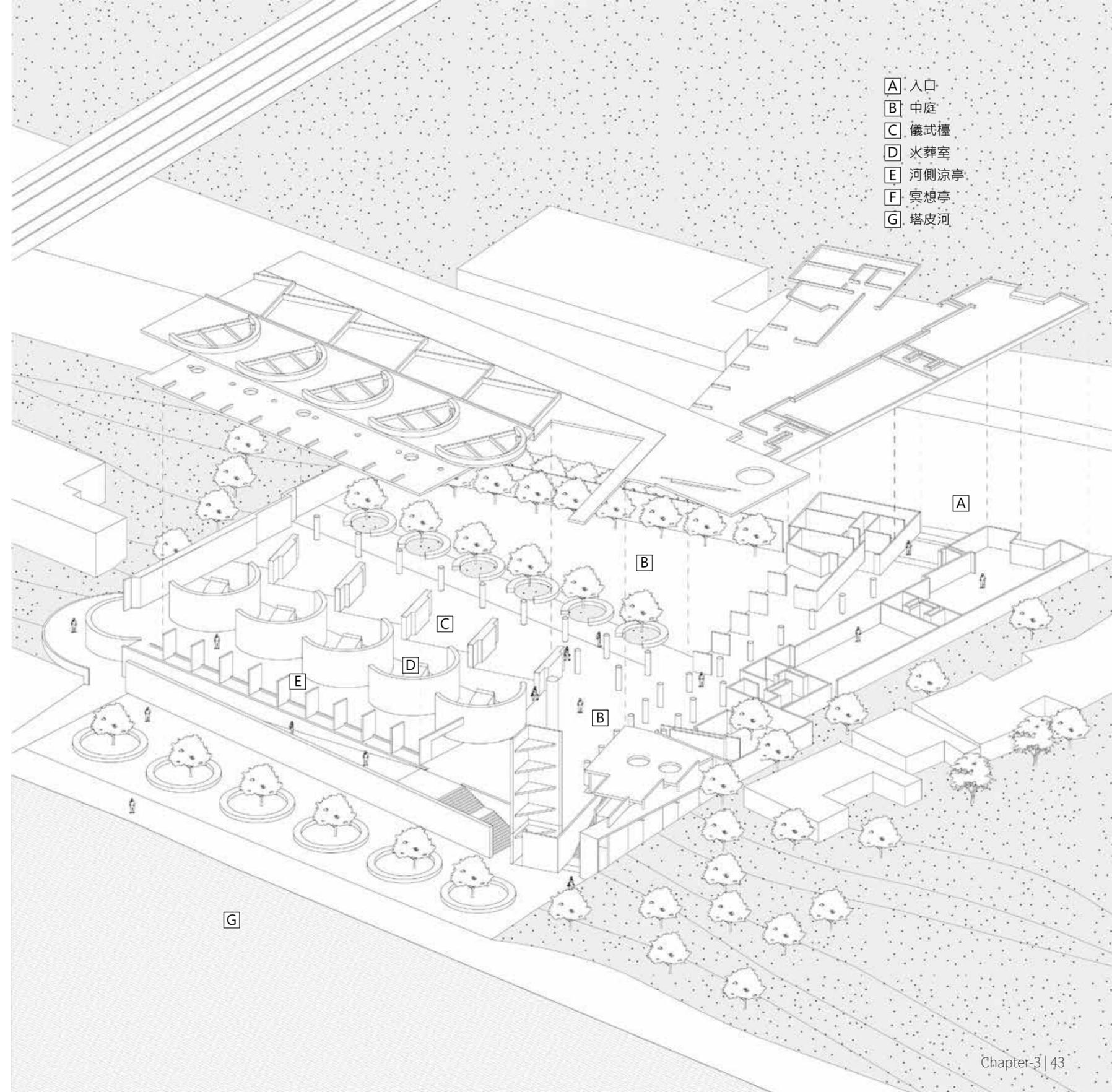
入口即強調內部看不見的未知，一棵樹被光的軸點綴著。往復的生活在牆上的燈光說明了不斷變化的本質外，已知的空間經驗變得非常有限。五道新月形的牆圍住了五座爐具，使這個要舉辦火葬儀式的家庭隔絕了外界。舉行火葬的這些小室面向一個風景優美的庭院，低維護的景觀散佈著在過去的季節開花的大型樹木。儀式結束後，親友離開的動線不是沿著入口折返，而是沿著河邊的坡道而下，甚至走進河中暢遊，然後再從岸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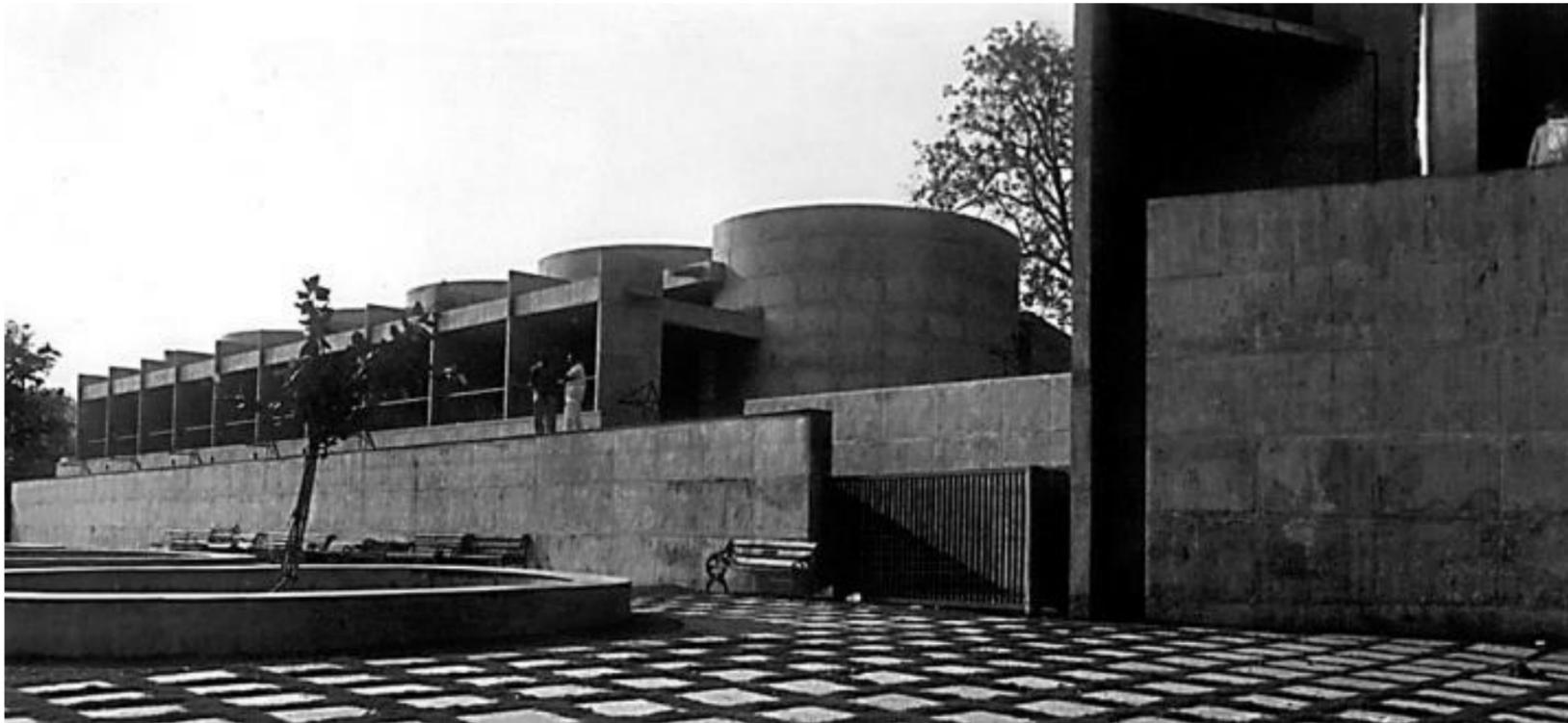
走回道路，由此過程象徵生命的循環。一望無際的河水，微風拂面的接觸傳達著一個未知的未來，與河流水面繼續其無限的潮起潮落下，預示逝者即將迎來超越生命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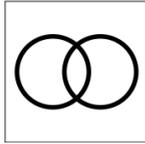
直到人們走至臨河側也才是人們第一次能真正看到建築全貌的時刻。到目前為止的所有空間經驗，建築物一直是舉辦火葬活動的“背景”，只能體驗而不能“看見”。

尊重與火葬有關傳統信念和價值觀的同時，該案不僅在城市環境中為火葬場找到有效的建築表現形式，同時也掌握宗教性在現代社會中的變化。儘管火葬場在儀式上與印度教息息相關，但該建築本質上是世俗的，對所有信仰的人開放。它建於 1999 年，迄今仍宛如一台由混凝土所打造的燃燒機器般運作，同時散發宗教空間般的靜謐，在生命之河的邊緣上。

- A 入口
- B 中庭
- C 儀式檯
- D 火葬室
- E 河側涼亭
- F 冥想亭
- G 塔皮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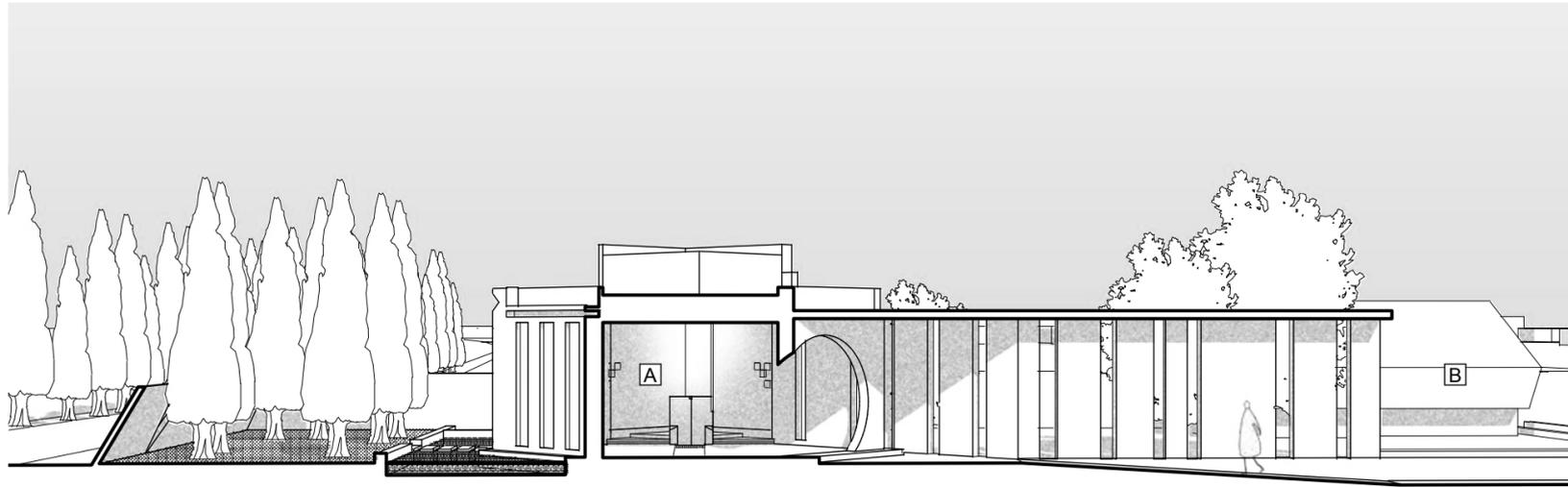


05 | San Vito d'Altivole, Italy 義大利聖維托 | 1978

Tomba Brino

Brino 家墓

卡羅·斯卡帕 (Carlo Scarpa)



旅行的意義彷彿是為了抵達這個目的地。就 2001 年的義大利之行而言，帶著對畢業設計喪葬主題的躊躇，來到了布萊恩 Brion 家墓的我們因它得到了決心。這是做畢業設計前，或即使做畢業設計後，我親身體驗過最重要的建築，或是說藝術品——在墓園中已開始忘記身在墓園中。

卡洛·斯卡帕 (Carlo Scarpa) 建築師生涯最高成就應屬於他為布萊恩 (Brion) 家族在威尼斯北部為建造的一座家族墓園。這是總結斯卡帕信念的建築宣言，是他一生各領成就一系列交互影響的集大成：他的歷史文學底蘊，他對舊建築價值的尊重與現代主義思想的堅持，體現他建築與景觀的專業，發明創造能力與施工現場的工藝細節，以及對生死兩界的觀點。他的作品中發展了一種幾何嚴格性與多樣性，5.5cm 模矩和 11 倍數法；混凝土則允許他雕刻出冥想形式和裝飾元素。在此之前我對混凝土的理解是粗曠的，質樸的，近乎無機的；在此之後我意識到混凝土可以是精巧的，華麗的，近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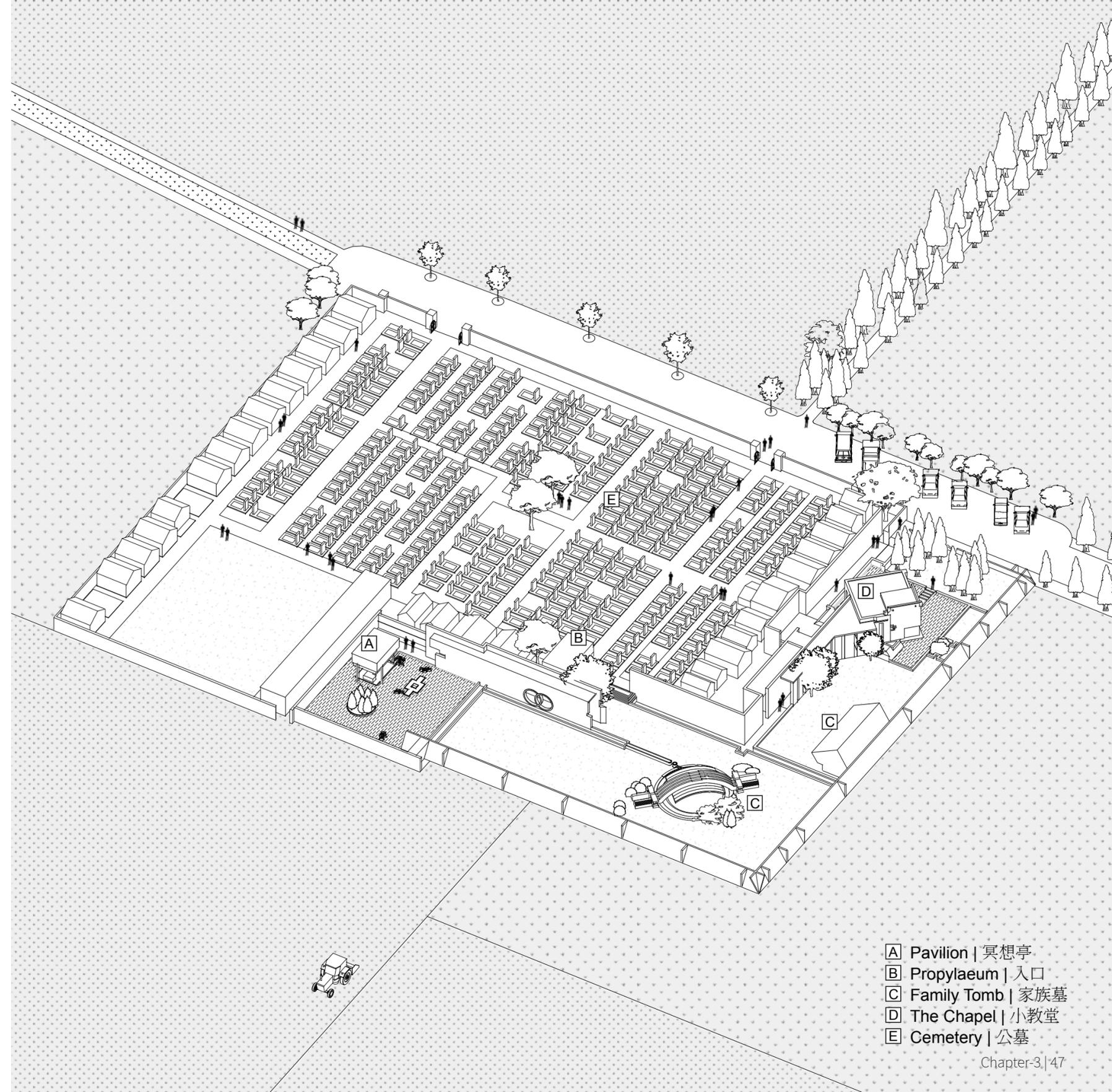
雕塑的。

布萊恩家墓在阿索羅的村莊既有公墓以 L 形圍繞出一個約 2200 平方米的園區，充滿斯卡帕建築元素組成符號的匠心獨具。有兩條路徑可以進人家墓：從公墓軸線的盡頭或村莊林蔭小路進入。兩條路徑都通過載有符號的通廊 (Propylaea) 通向 L 型園區平面空間焦點，也是陽光最多的地方中央拱頂墓室。在公墓軸線的入口，我們可以看到 vesica piscis，雙圓生命符號的象徵由兩個藍色和粉紅色馬賽克的環互鎖組成框景。由此左邊通廊連接布萊恩夫婦肩並肩傾斜石棺的拱頂墓室；右邊通廊連接被水盆和睡蓮所包圍，帶有日式氛圍的冥想亭。冥想亭是一個懸浮在被水包圍平台上的盒子，散發出不可思議的平衡，水宛如為靈魂指引。

L 型園區另一端最後的禮拜堂總結了複雜的通廊路徑，這個被水包圍，被混凝土封閉的儀式性空間裡日式建築的元素再次可見，充滿自然光線令人嘆為觀止的巧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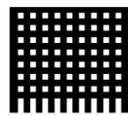
運用，並且可開放給村民舉辦喪禮。當冥想亭被用於個人和內省時，禮拜堂則被用於集體活動。公共性與個人性兩向在中央的拱頂墓室相遇。這些功能是由植被、柏樹和引導性的水路聯繫在一起的，無論遊客是通過建築的靜止不動，還是水以運河形式出現的運動而帶起回憶，這些景觀元素與建築雕塑元素都結合在混凝土中，形成令人留連忘返墓園的和諧，構成斯卡帕建築詩歌敘事的一部分，使布萊恩家墓成為生者與死者之間確實存在中介無終結空間的象徵。

斯卡帕曾表示這是一生中唯一可以帶著愉悅的心情去回顧的作品，愉悅不帶哀戚的鄉間氛圍是他與業主都想要帶入墓園中的。無論是否出於他本人或家屬的意願，斯卡帕本人長眠於此公墓中的一角，他沉睡在旋轉了 45 度角的白色石棺中與我們相遇，透過一道牆中“似門非門的縫”永遠毗鄰他如詩般的死者花園，一位建築師一生中可遇不可求的“證道之作”。



- [A] Pavilion | 冥想亭
- [B] Propylaeum | 入口
- [C] Family Tomb | 家族墓
- [D] The Chapel | 小教堂
- [E] Cemetery | 公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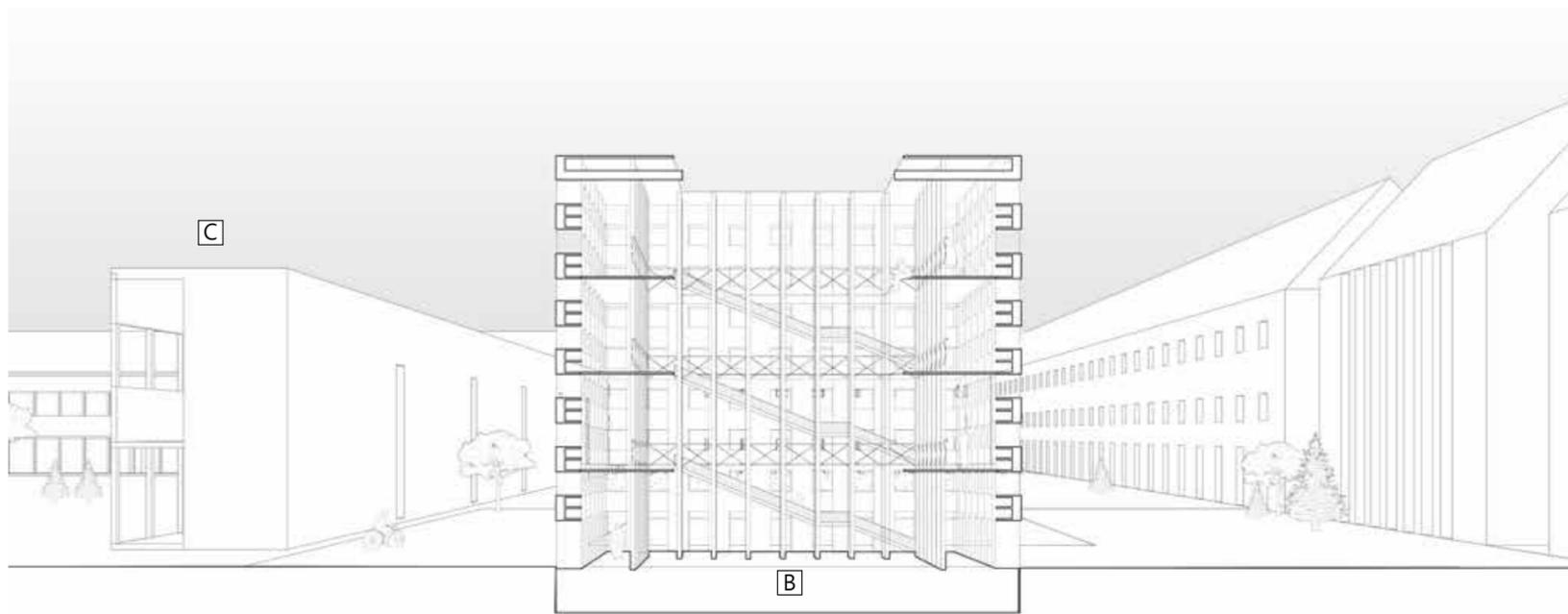




San Cataldo Cemetery

San Cataldo 墓園

阿爾多·羅西 (Aldo Rossi)



未完之境

納骨塔在台灣很常見，但此案可能是現代垂直型墓園的先驅。對阿爾多·羅西 (Aldo Rossi)，這不是設計一個公墓，而是一個城市。一個死者之城，即便到今天這個城市還未完成。

這座在義大利摩德納的未完成的聖卡塔爾多墓園被認為是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後現代建築之一。基地曾是建築師塞薩里·科斯塔 (Cesare Costa) 在 1858 年至 1876 年間建造的一座古老公墓的所在地。裡面有大量手工雕刻的雕像和墓碑。1966 年羅西在《城市建築》一書中提出了設計的基本理論。他融合了 19 世紀的哥斯達黎加公墓和猶太公墓的思想並為比賽設計了這個公墓。在 1971 年從一場車禍中恢復活力過程設計了這座具有開創性的建築，也許是由死而生的過程再次升華了他的思想。其後在 1972 年他與詹尼·布拉吉里 (Gianni Braghieri) 一起贏得比賽。

羅西設計的中心是一個用於存放遺體的立方體納骨塔，以及一個標誌著墓園的圓錐形塔樓 (未完成)。藏身於摩德納郊區的庭院中，立方體被橘色的渲染，而包圍庭院的周邊建築則帶有鋼鐵的藍色屋頂。羅西公墓圖紙顯示出類似於兒童積木的三角形、正方形和圓形幾何體的組合。這是一種在意大利頗受歡迎的兒童棋盤遊戲 *Gioco dell'Oca* (鵝遊戲)。玩家在盤旋的路徑上移動，遇到了橋樑、井、迷宮以及最終死亡等障礙。而這些遊戲的元素可以用羅西的公墓平面圖來解釋。垂直的塔、線性的長廊、集中的院落、都是建築或城市結構的原型 (類型) 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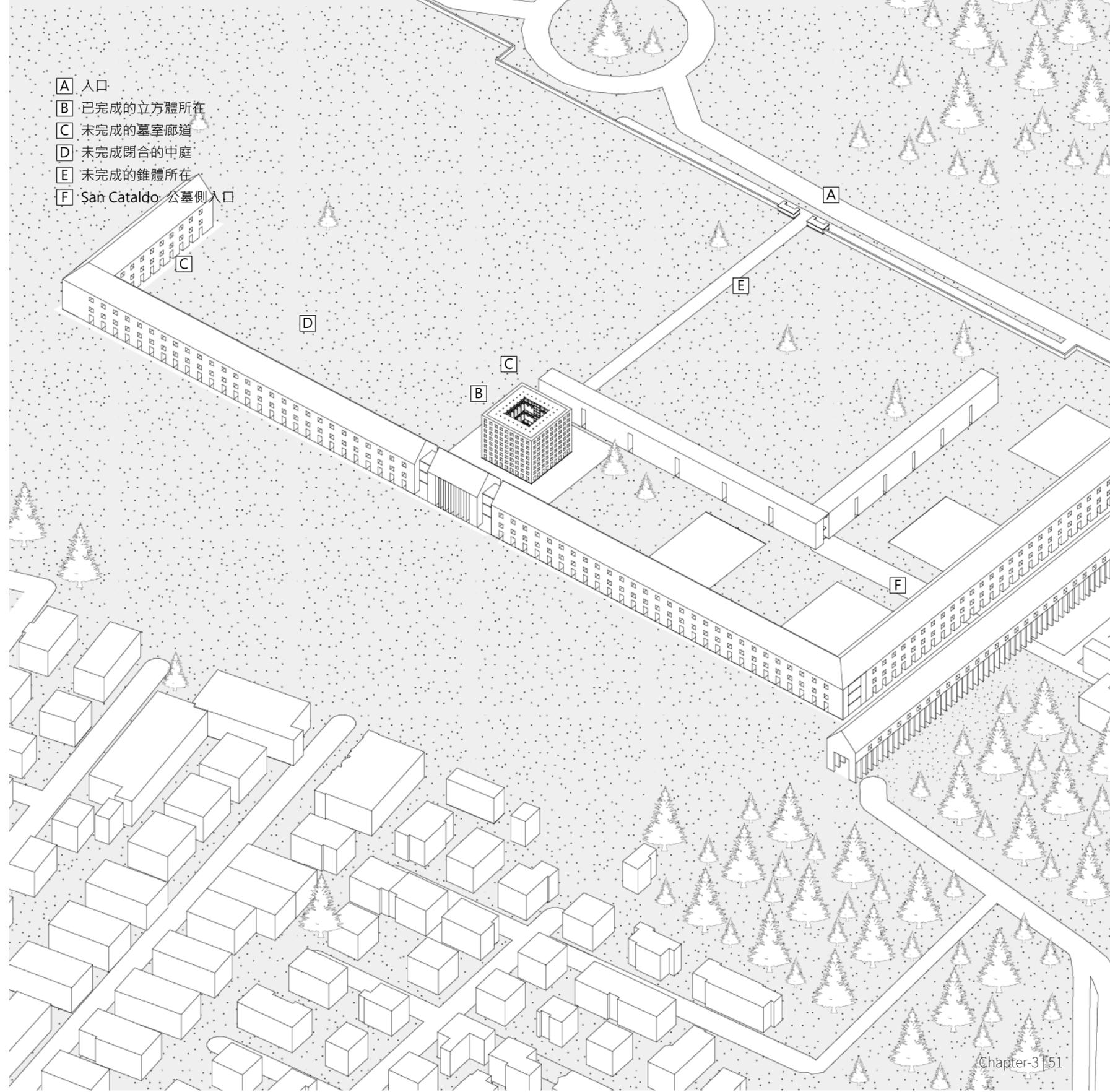
羅西以廣場城市空間原型 (類型) 來設計公墓，就像是一個死者所「生活」的城市，也呼喚生者對「城市」的記憶。成排的大小相同的開口刺穿了立方體納骨塔藏書室般的橙色外牆。這死者的城市的核心，一種沒有屋頂的建築。地板，可開窗或門。相反，在金屬樓梯中上升和下降的牆壁間，只是一個帶有開口的外殼，更是一棟廢墟般的建築，供不再需要實體空間庇護的人 - 死者的

房子，包圍公墓的部分建造的柱廊以及中央的圓錐形塔樓作為最後一個廣場，生與死在集體記憶中作為一個連續體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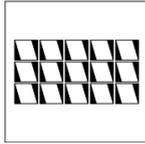
當羅西在 1990 年獲得普利策獎 (Pritzker Prize) 時，陪審團評論他作品中仿照重現了古典建築的經驗，但沒有照搬它們。羅西想要實踐他社會觀點和理論的建築願望，現代城市學與類型學都在聖卡塔爾多公墓中看見了體現，至少，他最低限度開啟了現代墓園類型的垂直化，即便他曾經如是說明了他屬於過去

“我不能成為現代人，因為我從未經歷過現代”

- A 入口
- B 已完成的立方體所在
- C 未完成的墓室廊道
- D 未完成閉合的中庭
- E 未完成的錐體所在
- F San Cataldo 公墓側入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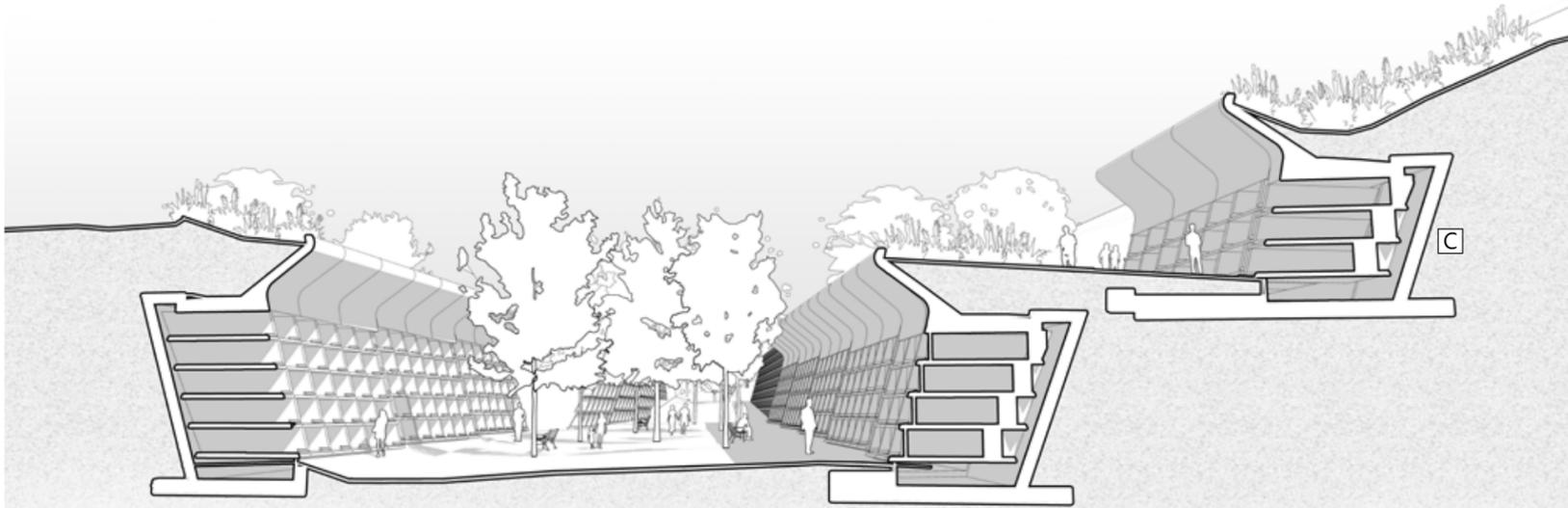




Igualada Cemetery

Igualada 墓園

恩瑞克·米拉萊斯 (Enric Miralles)



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建築與景觀兩者邊界的模糊，不是因為兩者融為一體，而是因為無法區分，但這或許正是墓園作為“墓園這種空間型態”的本質。

20 多年前我在建築學院學習時第一次認識伊瓜拉達公墓。坐落於丘陵的農業和葡萄酒產區的伊瓜拉達鎮 Igualada 距巴塞隆那 Barcelona 僅一小時路程。公墓蜿蜒的形體被建築師的雕刻融入了加泰隆尼亞的景觀中。

墓園主體順著山坡的地形下降：地形由無數的混凝土牆、石籠、石籠網的擋土牆以及周圍邊緣的預製混凝土板條箱簇砌而成以形成葬牆，容納墓穴。這些大規模的壁龕群各自向後或向前傾斜，並冠以由預製混凝土建造的簷口。埋葬的墓室空間此成為擋土斜坡一般的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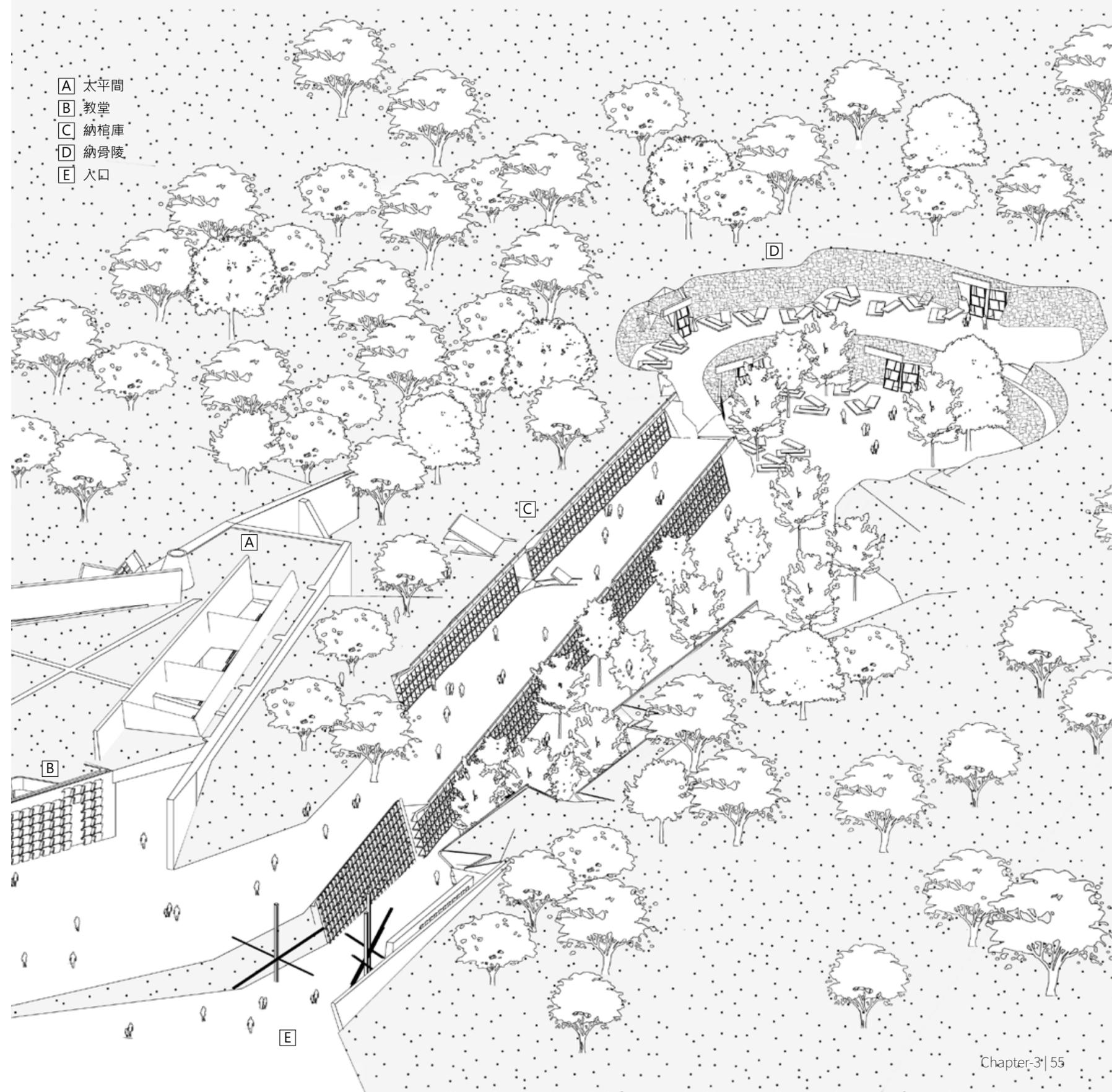
嵌物，並鑲有預製板（即墓碑）。

建築師 Enric Miralles 將伊瓜拉達公墓描述為“死者之城”。這一系列體驗始於未完成的教堂山頂，然後進入墓地的壁龕室外空間。禮拜堂是一個黑暗而又繁華的空間，為死者的明亮外部空間讓路，顛覆了生死與光明 / 黑暗之間的傳統關係。訪客在此開始生與死的循環，了解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的聯繫：生與死的雙重性，通過光與影、表面與紋理，光明與黑暗來探索空間。目的是將死者屍體帶入地景中的“死者之城”，在死者與生人之間建立更加緊密的聯繫，激發思想和記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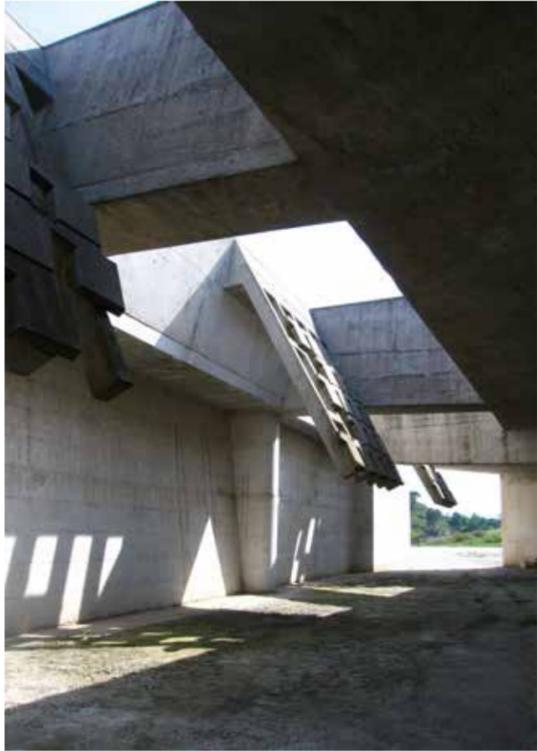
引用 Miralles 的話：他們似乎只是在那個地方”早已

經存在”的項目上工作，當第一批土方工程開始時，墓園就已經以某種形式完成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個墓園可以視為是對既有地形的一種土方增強。因為建築師幾乎不需要嘗試創造新的形式，而是覆蓋或加強已經存在的那些。墓園中使用的材料：粗糙的混凝土、鋼管和石籠網將祈禱和沉思的空間結合在一起。局部小規模出現的預製混凝土牆與簷口並不是為了優化成本或合理化構造，而是為了強化表達這個“幾乎渾然天成”的墓園。

Enric Miralles 本人於 2000 年去世後被葬於自己作品中的其中一角，從此變成建築師和學生朝聖的地方。此案被公認為加泰羅尼亞 20 世紀最具詩意的建築作品之一：好像在一切開始之前，它就已經存在那裡，好像它一直都是大地的一部分，是自然景觀的延伸。



- A 太平間
- B 教堂
- C 納棺庫
- D 納骨陵
- E 入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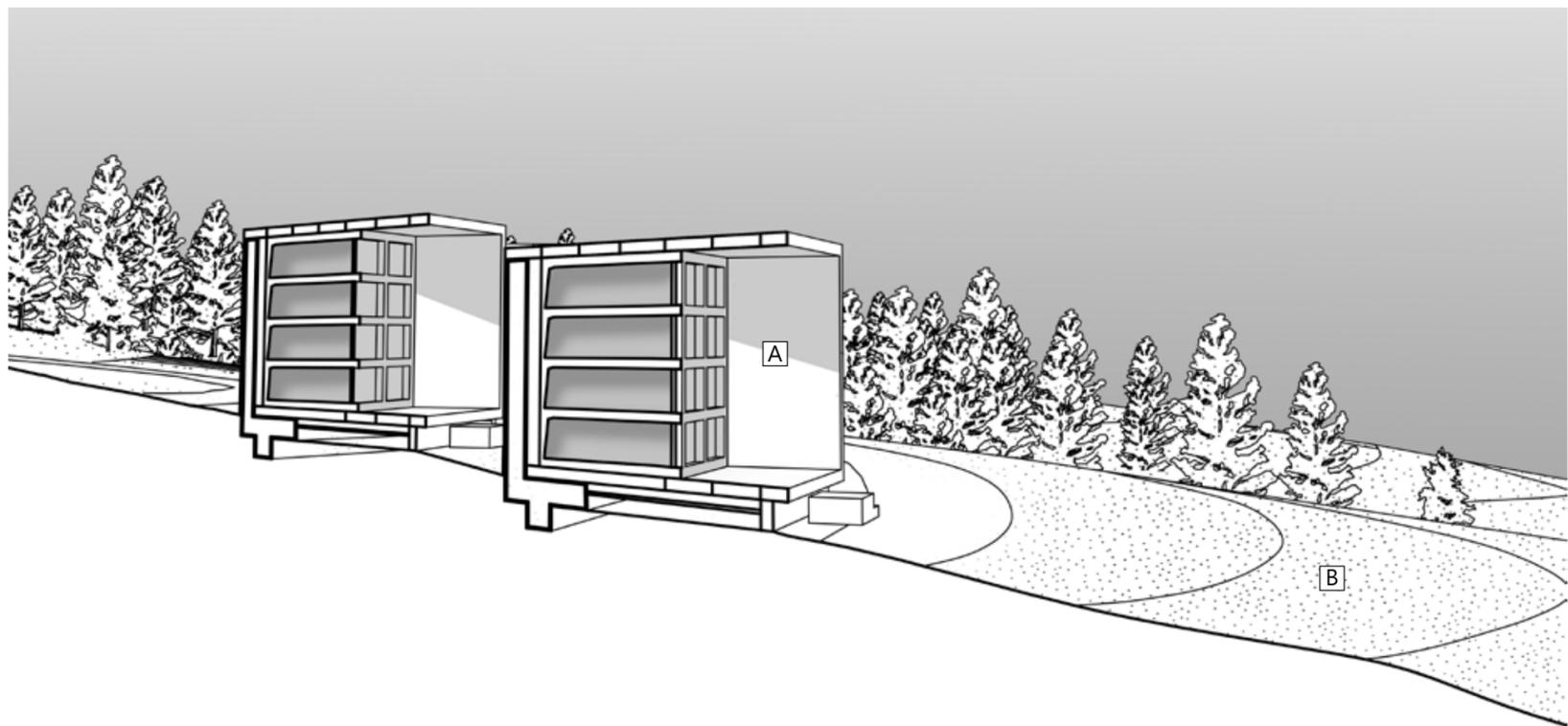




Cemiterio Municipal Fisterra

Finisterre 海濱墓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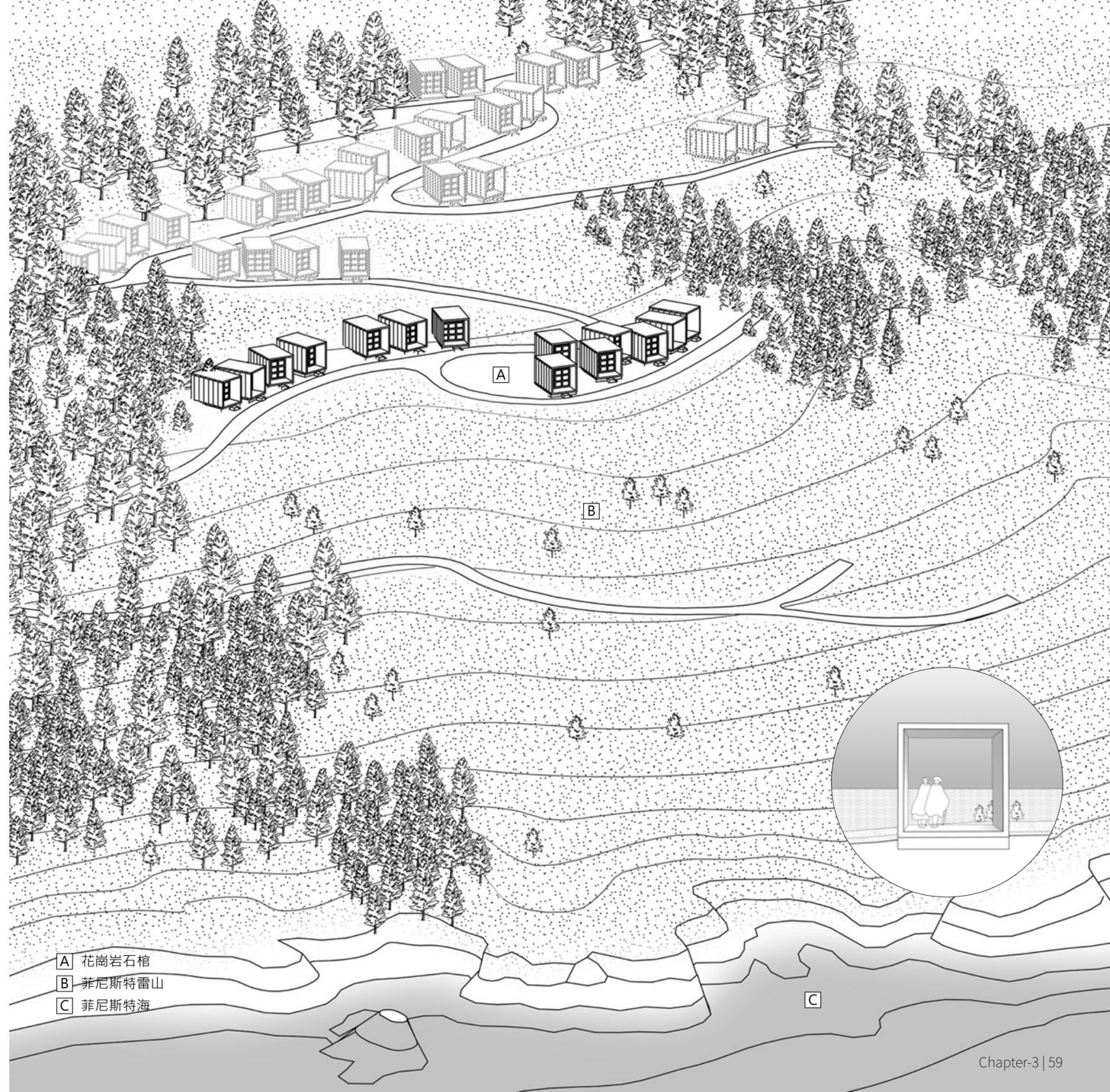
塞薩爾·波特拉 (César Portela)



通往世界盡頭的海濱墓園
西班牙最美的朝聖路 - 聖雅各之路。這是通往羅馬時代已知世界的盡頭，伊比利亞半島最西端海角芬尼斯特雷 Cape Finisterre 的道路。
在銀河的指引下，朝聖者追尋的目標 - 渴望淨化，尋找已知世界上最遙遠的地方，神聖的繁星之地聖雅各城。塞薩爾·波特拉 (César Portela) 於 1998 年設計並於 2000 年完工的公墓就在這條朝聖之路上，芬尼斯特雷海角附近的山丘上，
融合大地藝術的公設與建築在風景秀麗的海佔據了廣闊的視野。對標誌著古代凱爾特人墓葬習俗的自然環境的邊界引用 海洋、河流、山脈和天空 - 形成了看不見的圍牆，取代了傳統公墓邊界，除路徑外也沒有硬鋪面界定墓園區域。波特拉 (Portela) 將自然元素轉換為建築元素的美學空間，
建立與大海的對話，並清楚建築必須與此地景觀相結

合，融入自然所接受的物體，將它們與土地實質性地聯繫在一起。
公墓面向死亡之海，由 14 個錯落的花崗岩立方體構成。每個立方體內都有 12 個壁龕。立方體背對著山脈，臨山面是密封的，
但臨海面在一個非常陡峭的坡度的地形上，它們完全向海敞開，看上去更像是半埋在海岸山坡上的民宅聚落，屬於往生者的民宅，
一戶戶有著面海凹陷的前廊露台，每個露台都以各自的朝向面對海景，屬於活人的空間，每個露台前都擺放一個混凝土的矮樓梯。
架高壁龕的空間將遺體與土地分開，並以加利西亞糧倉的形式保存它們 (保護穀物免受潮氣和動物侵害，同時可以用作天然乾燥機)。
糧倉保存逝去的生命，將剩下的存在記憶化。
立方體的佈局允許了可控的增長，從而避免了傳統墓地

有限空間和封閉空間的人滿為患。帶有隨機性的排列布局顯示了塞薩爾·波特拉 (César Portela) 對自然的敏感性。花崗岩立方體的牆上覆蓋著茂密的攀援植物，例如荊棘花園逐漸淡入景觀，在山坡上生長的掃帚花和金雀花也讓建築群呈現出黃色調。
立方體的構成是以極度人工幾何的形式融入自然地景的，立方體本身強調了存在立方體的區域，將公墓從一個封閉的空間變成了一個擴展的空間。
同時以抽象的比喻融入環境，它們就像是海岸山上的岩石，而我們從岩石中思考面向的死亡之海，這些岩石的形狀是由海中沉澱出來被擱淺在海岸山上，
並會在那永遠存在。剩下的就是風景，它的極限是海洋、山脈和天空，在這些極限作用下承受著這種力量的人，站在死亡之海的廣闊前，
凝視著雲層和山脈在海平面上的短暫與無限 - 在世界的盡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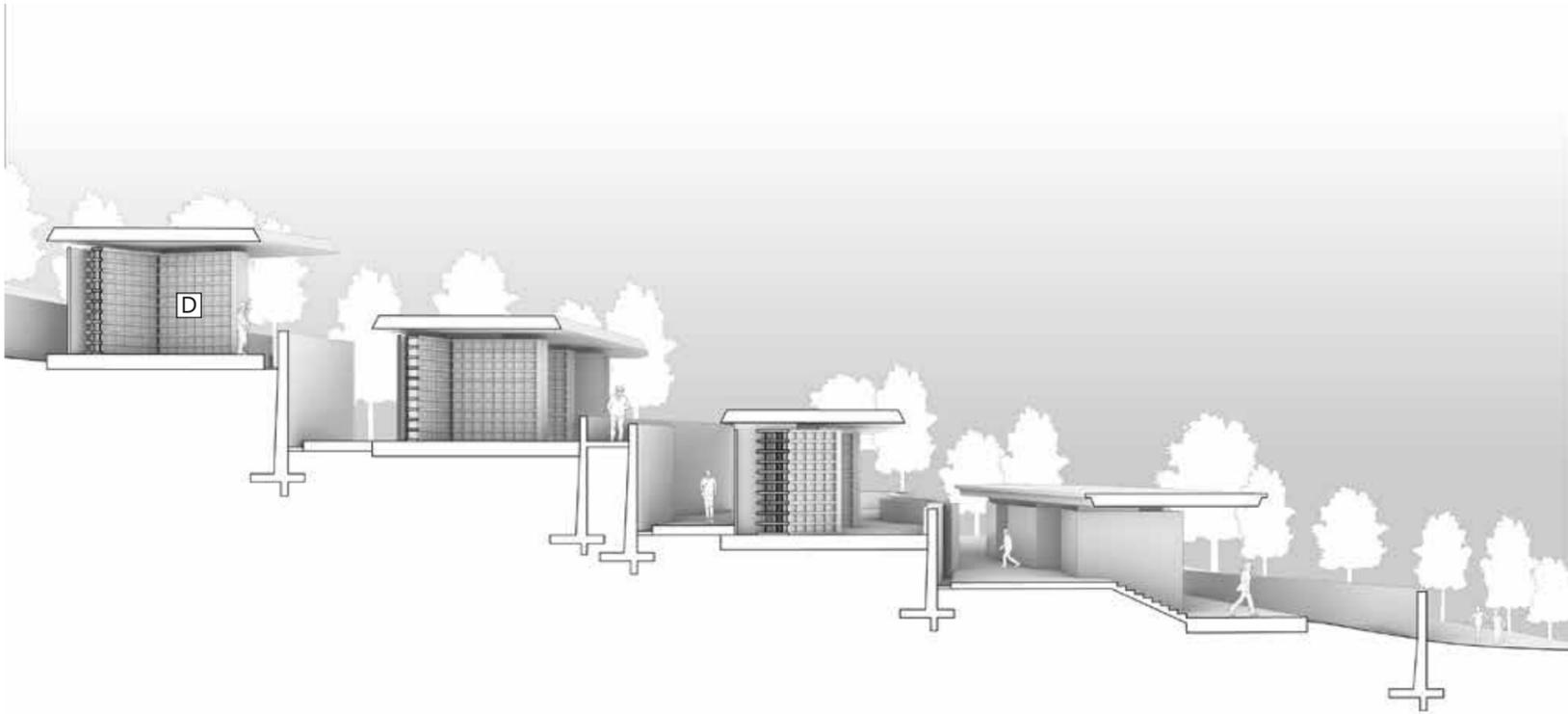
- A 花崗岩石棺
- B 菲尼斯特雷山
- C 菲尼斯特海





Cherry Orchard Cemetery Corridor 櫻花陵園納骨廊

田中央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Fieldoffice Architects)



櫻花陵園納骨廊

2002 年黃聲遠建築師在我們畢業評圖現場曾說：「墓園這種建築類型很適合作為一個建築師職涯尾聲的收手之作」，不過沒等幾年，當他與我 2006 年在哈佛校園偶遇時，他與田中央已經開始著手櫻花陵園。所以，墓園遠在他收手前已起手。

基地在宜蘭礁溪海拔 750 公尺高的烘爐地山上，面對壯闊綿延的太平洋與廣大的天空，在富含濕潤水光的霧氣之中，能看到生命的點滴。在一切都非常「真實」的山上，在山上做建築原本是田中央不想碰的事。因為環保，櫻花陵園納骨廊以地景姿態嵌入七條與大地相容的長形水泥板，覆蓋作為生命最後棲所的納骨廊，謙遜地隱身在山陵間。板下的陰影如同樹蔭下，內藏一個個角度不同的黑板石納骨櫃，去除門窗牆面的隔闕，坦率地面對不同風景。整地過程中開挖出的塊石，沿著山邊砌成數道帶狀牆面，對應著自然曲線，是擋土作用也是路徑的導引，層層堆疊成優美的圖紋。屋頂是眺望的前景，用蛇紋石融合黑膽石與塊石去洗，形成粗糙但具層

次的質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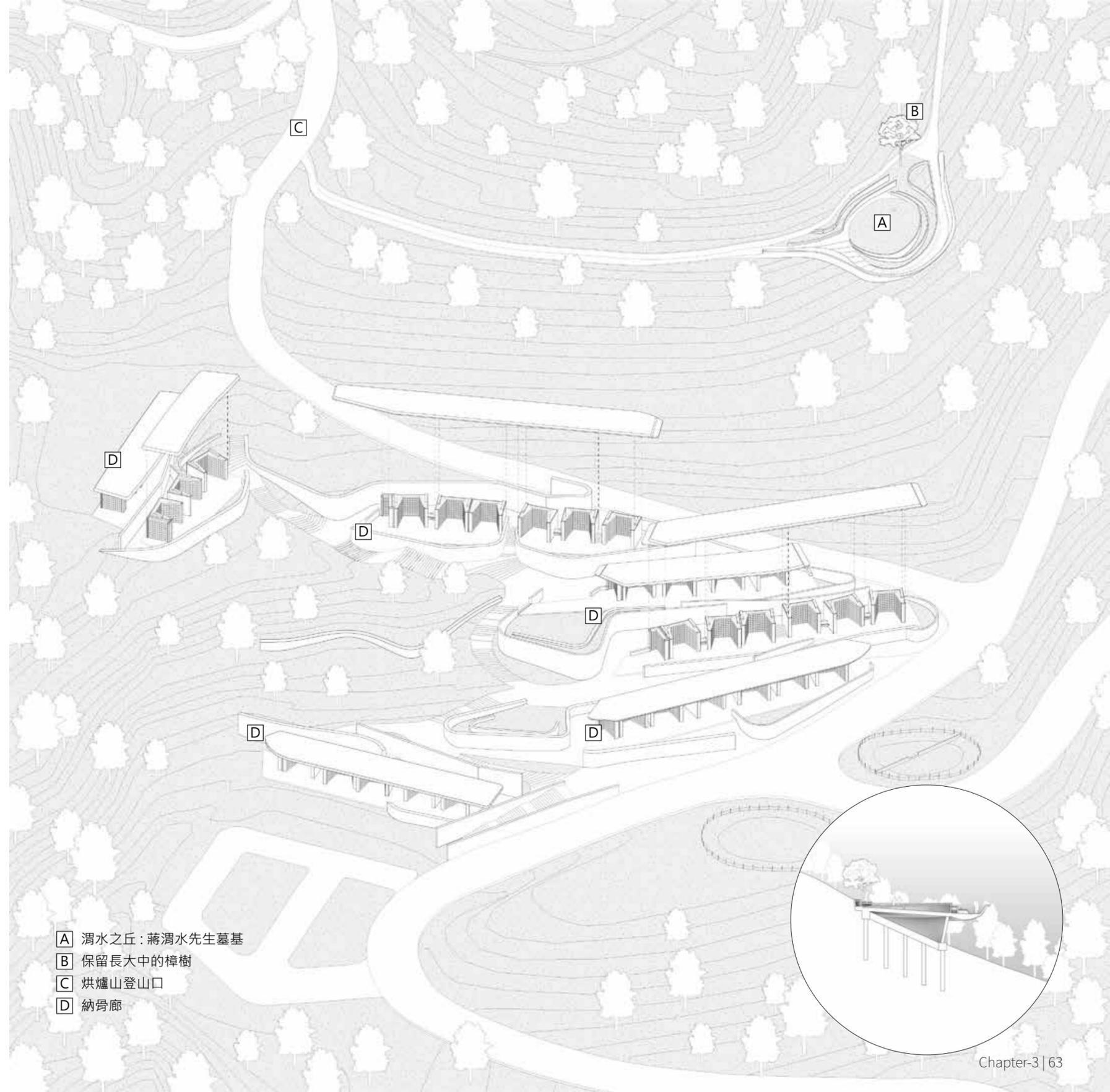
現在這個和台灣傳統完全不一樣的墓園保留了烘爐地山上斜坡的魅力，但斜坡如果沒有水平版來相襯的話，斜坡是看不見的。另外，黃聲遠建築師一直想像在樹林的墓園，但台灣的文化在風水上不太能忍受牌位前面有樹林遮擋，然而在階梯化的山坡就有可能了，如果控制得宜選對樹種，大階差地形能讓樹不會擋到墳墓。為了要挪出樹的伸展空間，田中央特意加入了一些看起來很抽象的擋土牆，這些擋土牆是垂直地心切入，而不是斜面的重力擋土，沒有倒角的、不完全柔順的。而這些樹的樹梢會跟上一階的平地齊高，所以不會擋到納骨廊，可以無阻擋地看出去。從上往下看這些線條似星座又似河流，抽象非物質性又讓空間在想像中無限延展。

田中央規劃設計的櫻花陵園由四個部分構成，除了納骨廊外，還有入口橋，入口服務中心，以及人氣景點渭水之丘 - 台灣社會運動先驅蔣渭水先生的墓。園區中沒有宗教分類，也沒有特殊裝飾表彰家族成就，有的只是樸實的材料工法，融合天地，探訪的親友沿著山線拾級

而上，行進間不須經過太多其它人家。長者更可以從上往下，無階梯平順的，在散步過程中能從納骨櫃後側間隙，一次次遠眺變化的風景，半戶外的空間讓陽光及水氣自由流轉。櫻花陵園想帶來一個非尋常的省思，不同於私人墓園助長階級差異，它推動有尊嚴又平等的最後居所

不遠的將來，保留的原生林和種植的櫻花，會逐漸包裹整個陵園，接納更多想望直接回歸大地的人們。錯落而延伸的草地平台是寧靜追思的空間，靜下心直視生命最自然的單純，以及山下四季顏色更替的蘭陽平原、雲影，還有，廣闊的太平洋。

山與海，就是宜蘭。



- A 渭水之丘：蔣渭水先生墓基
- B 保留長大中的樟樹
- C 烘爐山登山口
- D 納骨廊

